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毛詩注疏卷四



詳校官祭酒臣韋謙恒

欽定四庫全書會要卷八百十六

經部

毛詩注疏卷四

漢鄭氏箋 唐陸德明音義 孔穎達疏



鄘

序柏舟共姜自誓也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守義父
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故作是詩以絕之箋共伯
僖侯之世子音義

共音恭下同姜居羊反共姜共伯之妻也婦人從夫謚姜姓也蚤音

早僖許其反史記疏正義曰作柏舟詩者言其共姜作釐曹大家音僖自誓也所以自誓者衛世子共

伯蚤死其妻共姜守義不嫁其父母欲奪其意而嫁之故與父母誓而不許更嫁故作是柏舟之詩以絕止父母奪已之意此誓云已至死無他心與鄭伯誓母云不及黃泉無相見皆豫爲來事之約即盟之類也言衛世子者依世家共伯之死時釐侯已葬入釐侯羨自殺則未成君故繫之父在之辭言世子以別於衆子曾子問曰君薨而世子生之類也春秋公羊之說云存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左氏之義既葬稱君與此不同此詩便文說事非史策屬辭之例也言共伯者共諡伯字以未成君故不稱爵言早死者謂早死不得爲君不必年幼也世家武公和篡共伯而立五十五年卒楚語曰昔衛武公年九十有五矣猶箴儆于國則未必有死年九十五以後也則武公即位四十一二以上共伯是其兄則又長矣其

妻蓋少猶可以嫁喪服傳曰夫死妻釋子幼子無大功之親妻得與之適人是於禮得嫁但不如不嫁爲善故云守義禮記云一與之齊終身不改故夫死不嫁是夫妻之義也此敍其自誓之由也自誓即下云至死矢靡他是也但上四句見已所以不嫁之由下二句乃追恨父母奪已之意箋正義曰史記僖字皆作釐列女傳曰曹大家云釐音僖則古今字異而音同也

汎彼柏舟在彼中河傳興也中河河中箋云舟在河中猶婦人之在夫家是其常處髡彼兩髦實維我儀傳髡兩髦之貌髦者髮至眉子事父母之飾儀匹也箋云兩髦之人謂共伯也實是我之匹故我不嫁也禮世子昧

爽而朝亦櫛纚笄總拂髦冠綏纓之死矢靡它傳矢誓
靡無之至也至已之死信無它心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傳諒信也母也天也尚不信我天謂父也音義

汎芳劍反處昌

慮反髦本又作仇徒坎反髦音毛說文作髻音同禮子
生三月翦髮爲髻長大作髦以象之髻音丁果反昧莫
背反朝直遙反櫛側乙反纚色蟹反又色綺反疏正義
總子孔反綏汝誰反它音他只音紙諒力尚反疏曰言
汎汎然者彼柏木之舟在彼中河是其常處以興婦人
在夫家亦是其常處今我既在夫家矣又髦然著彼兩
髦之人共伯實維是我之匹耦言其同德齊意矣其人
雖死我終不嫁而父母欲奪已志故與之誓言已至死
誓無變嫁之心母也父也何謂尚不信我也而欲嫁我
哉傳正義曰既夕禮云既殯主人脫髦注云兒生三月

翦髮爲髻男角女羈否則男左女右長大猶爲之飾存
之謂之髻所以順父母幼小之心至此尸柩不見喪無
飾可以去之髻之形象未聞內則注云髻者用髮爲之
象幼時髻其制未聞髮至眉亦無文故鄭云其制未聞
內則云子事父母總拂髻是子事父母之飾也言兩者
以象幼時髻則知髻以挾凶故兩髻也喪大記云小斂
主人脫髻注云士既殯而脫髻此云小斂蓋諸侯禮也
士之既殯諸侯之小斂於死者俱三日也則脫髻諸侯
小斂而脫之此共伯之死時僖侯已葬去髻久矣仍云
兩髻者追本父母在之飾故箋引世子昧爽而朝明君
在時事也髻者事父母之飾也若父母有先死者於死
三日脫之服闋又著之若二親並沒則因去之矣玉藻
云親沒不髻是也箋正義曰以共伯已死不忍斥言故
以兩髻言之也世子昧爽平旦而朝君初亦如是櫛髻
乃櫛纚笄內則注云纚所以韜髮者也笄今之簪則著
纚乃以簪約之又著總又拂髻而著之故內則注云拂

髦振去塵而著之既著髦乃加冠又著緌纓然後朝君也禮世子之記曰朝夕至于寢門外朝即昧爽也又內則云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昧爽而朝世子亦是命士以上故知昧爽也文王之爲世子雞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者鄭玄云文王之爲世子也非禮之制故不與常世子同也內則云子事父母雞初鳴端韞紳注云端玄端士服也庶人以深衣然則命士以下亦於雞鳴之時朝者命士以下當勉力從事因早起而適父母之所不主爲朝也異宮者則敬多故內則注云異宮崇敬是也但文王之爲世子加隆焉故雞初鳴而至寢門耳內則云子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擗纓笄總拂髦冠緌纓端韞紳措笏謂命士以上父子異宮昧爽而朝更不言衣服之異則纓笄以下同故云亦擗纓笄總拂髦冠緌纓也禮記文王世子云親疾世子親齊玄冠而養蓋亦衣玄端矣不并引端韞紳措笏者以證經之兩髦故盡首服而已士冠禮曰皮弁笄爵弁笄注云有笄者屈

組爲紼無筭者綾而結其條然則此冠言綾纓則無筭
矣上言纓筭者爲纓而著筭也問喪曰親始死難斯注
云難斯當爲筭纓是著纓必須筭也傳正義曰序云父
母欲奪而嫁之故知天謂父也先母後天者取其韻句
耳

汎彼柏舟在彼河側髡彼兩髦實維我特傳特匹也之

死矢靡慝傳慝邪也母也天只不諒人只音義

特如字
韓詩作

直云相當值也慝
他得反邪似嗟反

柏舟二章章七句

序牆有茨衛人刺其上也公子頑通乎君母國人疾

之而不可道也箋宣公卒惠公幼其庶兄頑烝於惠

公之母生子五人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

人音義

牆在良反茨徐資反頑五鰥反宣公庶子昭伯名也烝之升反載馳序注同

疏

正義

曰此注刺君故以宣姜繫於君謂之君母鵠之奔奔則主刺宣姜與頑亦所以惡公之不防閑詩人主意異也箋正義曰左傳閔二年曰初惠公之即位也少齊人使昭伯烝於宣姜不可強之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服虔云昭伯衛宣公之長庶叔之兄宣姜宣公夫人惠公之母是其事也

牆有茨不可埽也傳興也牆所以防非常茨蒺藜也欲

埽去之反傷牆也箋云國君以禮防制一國今其宮內

有淫昏之行者猶牆之生蒺藜中葦之言不可道也傳

中葦內葦也箋云內葦之言謂宮中所葦成頑與夫人

淫昏之語所可道也言之醜也傳於君醜也音義

蒺音疾藜

音梨去丘呂反下同行下孟反葦本又作遘古候反韓詩云中葦中夜謂淫僻之言也

疏

正義曰言人以

牆防禁一家之非常今上有蒺藜之草不可埽而去之欲埽去之反傷牆而毀家以興國君以禮防制一國之非法今宮中有淫昏之行不可滅而除之欲除而滅之反違禮而害國夫人既淫昏矣宮中所葦成此頑與夫人淫昏之語其惡不可道所可道言之於君醜也君奈何以不防閑其母至今有此淫昏傳正義曰媒氏云凡男女之陰訟聽之于勝國之社注云陰訟爭中葦之事以觸法者勝國亡國也亡國之社掩其上而棧其下使

無所通就之以聽陰訟之情明不當宣露即引此詩以證之是其糞合淫昏之事其惡不可道也

牆有茨不可襄也傳襄除也中糞之言不可詳也傳詳

審也所可詳也言之長也傳長惡長也音義

詳如字韓詩作揚揚

猶道也

牆有茨不可束也傳束而去之中糞之言不可讀也傳

讀抽也箋云抽猶出也所可讀也言之辱也傳辱辱君

也疏

傳正義曰上云不可詳則此爲讀誦於義亦通必以爲抽者以讀誦非宣露之義傳訓爲抽箋申抽

爲出也

牆有茨三章章六句

序君子偕老刺衛夫人也夫人淫亂失事君子之道
故陳人君之德服飾之盛宜與君子偕老也箋夫人
宣公夫人惠公之母也人君小君也或者小字誤作

人耳音義

偕音皆

疏

正義曰作君子偕老詩者刺衛夫人也以夫人淫亂失事君子之道

也毛以爲由夫人失事君子之道故陳別有小君內有貞順之德外有服飾之盛德稱其服宜與君子偕老者刺今夫人有淫佚之行不能與君子偕老偕老者謂能守義貞潔以事君子君子雖死志行不變與君子俱至於老也經陳行步之容髮膚之貌言德美盛飾之事能與君子偕老者乃然故發首言君子偕

老以爲一篇之總目序則反之見內有其德外稱其服然後能與君子偕老各自爲勢所以倒也鄭以爲由夫人失事君子之道故陳此夫人既有舉動之德服飾之盛宜應與君子俱至於老反爲淫佚之行而不能與君子偕老故刺之此人君之德謂宣姜服飾之盛行止有儀不謂內有其德也箋正義曰以上篇公子頑通乎君母母是宣姜故知此亦爲宣公夫人惠公之母也以言刺夫人故知人君爲小君以夫妻一體婦人從夫之爵故同名曰人君碩人傳曰人君以朱纒鑣亦謂夫人也夫人雖理得稱人君而經傳無謂夫人爲人君者故箋疑之云或者小字誤作人耳俗本亦有無此一句者定本有之

君子偕老副笄六珈傳能與君子俱老乃宜居尊位服盛服也副者后夫人之首飾編髮爲之笄衡笄也珈笄

飾之最盛者所以別尊卑箋云珈之言加也副既笄而
加飾如今步搖上飾古之制所有未聞委委佗佗如山
如河傳委委者行可委曲蹤迹也佗佗者德平易也山
無不容河無不潤象服是宜傳象服尊者所以爲飾箋
云象服者謂褕翟闕翟也人君之象服則舜所云予欲
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之屬子之不淑云如之何傳有
子若是可謂不善乎箋云子乃服飾如是而爲不善之
行於禮當如之何深疾之音義

副芳富反珈音加編蒲
典反或必先反別彼列

反搖餘昭反委於危反佗待河反注並同韓詩云德之美貌行下孟反舊如字委曲如字易以鼓反禴音遙王后第二服曰禴狄觀古亂疏正義曰毛以爲言夫人能反又音官行下孟反下同疏與君子俱至於老者首服副飾而著衡筭以六珈王爲之飾既服此服其行委委然行可委曲佗佗然其德平易如山之無不容如河之無不潤德能如是以象骨飾服而著之是爲得宜此子之德與服相稱以此可謂不善云如之何乎言其宜善也今之夫人何以不善而爲淫亂不能與君子偕老乎鄭以爲言此夫人宜與君子偕老何者今夫人既有首服副筭而著六珈又能委委佗佗如山如河象服禴翟闕翟得其宜服飾如是宜爲善以配君子今子之反爲不善之行欲云如之何深疾之傳正義曰副者祭服之首飾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爲副編次注云副之言覆所以覆首爲之飾其遺象若今之步搖矣服之以從王祭祀編編列髮爲之其遺象若今假紒矣服之以告桑也

次次第髮長短爲之所謂髮髭服之以見王是也言編
若今假紒者編列他髮爲之假作紒形加於首上次者
亦髣他髮與已髮相合爲紒故云所謂髮髣是編次所
以異也以此笄連副則爲副之飾是衡笄也故追師又
云追衡笄注云王后之衡笄皆以玉爲之惟祭服有衡
笄垂于副之兩傍當耳其下以紃懸瑱是也編次則無
衡笄言珈者以玉珈於笄爲飾后夫人首服之尤尊故
云珈笄飾之最盛者此副及衡笄與珈飾惟后夫人有
之卿大夫以下則無故云所以別尊卑也箋正義曰以
珈字從玉則珈爲笄飾謂之珈者珈之言加由副既笄
而加此飾故謂之珈如漢之步搖之上飾也步搖副之
遺象故可以相類也古今之制不必盡同故言古之制
所有未聞以言六珈必飾之有六但所施不可知據此
言六珈則侯伯夫人爲六王后則多少無文也傳正義
曰傳以陳人君之德而駁宣姜則以爲內有德也釋訓
云委委佗佗美也李巡曰皆容之美也孫炎曰委委行

之美佻佻長之美郭璞曰皆佳麗美艷之貌傳意陳善以駁宣姜則以爲內實有德其言行可委曲德平易李巡與孫炎略同則委委佻佻皆行步之美以內有其德外形於貌故傳互言之委委者行可委曲佻佻者德平易也由德平易故行可委曲德平易即如山如河是也鄭以論宣姜之身則或與孫郭同爲宣姜自佳麗美艷行步有儀長大而美其舉動之貌如山如河耳無取於容潤也象服尊者所以爲飾以下傳云褕翟羽飾衣則象非畫羽也言服則非掃明以象骨飾服惟尊者爲然故云尊者所以爲飾象骨飾服經傳無文但推此傳其理當然箋正義曰箋以經言象服則非首服也以象骨飾服則書傳之所未聞下云其之翟也明此爲褕翟關翟也翟而言象者象鳥羽而畫之故謂之象以人君之服畫日月星辰謂之象故知畫翟羽亦爲象也故引古人之象以證之臯陶謨云帝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是也自

日月至黼黻皆爲象獨言日月星辰者取證象服而已
故略之也傳正義曰傳意舉善以刺惡故反其言以激
之可謂不善
言其善也

玼兮玼兮其之翟也傳玼鮮盛貌褕翟闕翟羽飾衣也
箋云侯伯夫人之服自褕翟而下如王后焉鬢髮如雲
不屑髭也傳鬢黑髮也如雲言美長也屑潔也箋云髭
髮也不潔者不用髮爲善玉之瑱也象之棼也傳瑱塞
耳也棼所以摘髮也揚且之皙也傳揚眉上廣皙白皙
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傳尊之如天審諦如帝箋云

胡何也帝五帝也何由然女見尊敬如天帝乎非由衣

服之盛顏色之莊與反爲淫昏之行音義

玼音此又且禮反說文云

新色鮮也字林云鮮也音同玉篇且禮反云鮮明貌沈
云毛及呂忱並作玼解王肅云顏色衣服鮮明貌本或
作瑳此是後文瑳兮王肅注好美衣服潔白之貌若與
此同不容重出今檢王肅本後不釋不如沈所言也然
舊本皆前作玼後作瑳字鮮音仙鬢真忍反說文云髮
稠也服虔注左傳云髮美爲鬢屑蘇節反鬢徒帝反髮
皮寄反填吐殿反充耳也拂勅帝反摘也摘他狄反本
亦作擗音同本又作擗又作謫並非也謫音丁革反擗
音直戟反且七也反徐子餘反下同替星歷疏正義曰
反諦音帝莊如字本又作壯側亮反與音餘疏毛以爲
夫人能與君子偕老者故宜服此玼兮玼兮其鮮盛之
翟衣也又其鬢髮如雲言其美長不用髮而自潔美也

又以玉爲之瑱也又以象骨爲之拂也又其眉上揚廣
且其面之色又白皙既服飾如此其德又稱之其見尊
敬如天帝何由然見尊敬如天乎由其瑱實如天何由
然見尊敬如帝乎由其審諦如帝故能與君子偕老今
夫人何故淫亂而不瑱實不審諦使不可尊敬乎鄭以
指據宣姜今爲淫亂故責之言夫人何由見尊敬如天
乎何由見尊敬如帝乎非由衣服之盛顏色之莊與既
由衣服顏色以見尊敬何故反爲淫昏之行乎傳正義
曰傳以翟雉名也今衣名曰翟故謂以羽飾衣猶右手
秉翟即執真翟羽鄭注周禮三翟皆刻繒爲翟雉之形
而彩畫之以爲飾不用真羽孫毓云自古衣飾山龍華
蟲藻火粉米及周禮六服無言以羽飾衣者羽施於旌
旂蓋則可施於衣裳則否蓋附人身動則卷舒非可以
羽飾故也鄭義爲長昭二十八年左傳云有仍氏生女
鬢黑而甚美光可以鑒名曰玄妻服虔云鬢美爲鬢詩
云鬢髮如雲其言美長而黑以髮美故名玄妻是鬢爲

黑髮也箋正義曰髡一名髮故云髡髮也說文云髮益髮也言人髮少聚他人髮益之哀十七年左傳曰衛莊公見已氏之妻髮美使髡之以爲呂姜髡是也不潔髡者言婦人髮美不用他髮爲髮而自潔美故云不用髮爲善傳正義曰既夕記云瑱塞耳充耳是也或曰充耳淇澳云充耳琇瑩是也以象骨搔首因以爲飾名之曰瑽故云所以摘髮葛屨云佩其象瑽是也尊之如天審諦如帝傳互言之言尊之如天明德如天也言審諦如帝則亦尊之如帝故經再云胡然也運斗樞云帝之言諦夫人審諦似帝德故云如帝則如天亦然元命苞云天之言瑱則此蓋亦爲瑱取其瑱實也毛不明說天帝同別不可知也二者皆取名以見德也此章論祭服言其德當神明故尊之以比天帝卒章論事君子見賓客之服故以美女言之是以內司服注引詩國風曰玼兮玼兮其之翟也下云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言其德當神明又曰璫兮璫兮其之展也下云展如之人兮邦

之媛也言其行配君子二者之義與禮合矣鄭雖非舉善駁惡其以類相配與傳同也箋正義曰天帝名雖別而一體也以此別設其文爲有帝王之嫌故云帝五帝謂五精之帝也春秋文耀勾曰倉帝其名靈威仰赤帝其名赤熛怒黃帝其名含樞紐白帝其名白招拒黑帝其名汁光紀是也此責夫人之辭故言何由然而見尊敬如天帝乎非由衣服之盛顏色之莊與是覆上以責之此云反爲淫昏之行卒章箋云淫昏亂國者以下經云邦之媛也因有邦文故言亂國

璫兮璫兮其之展也蒙彼絢絢是紕袷也傳禮有展衣者以丹縠爲衣裳覆也絢之靡者爲絢是當暑袷延之服也箋云后妃六服之次展衣宜白絢絢絢之蹙蹙者

展衣夏則裏衣綳締此以禮見於君及賓客之盛服也
展衣字誤禮記作禮衣子之清揚揚且之顏也傳清視
清明也揚廣揚而顏角豐滿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傳
展誠也美女爲媛箋云媛者邦人所依倚以爲援助也
疾宣姜有此盛服而以淫昏亂國故云然音義

瑤七我反說文

云玉色鮮白展陟戰反注展衣同沈張輦反綳側救反
靡也締勑之反紕息列反袞符袁反穀戶木反延以戰
反又如字感子六反裏如字舊音吏見賢遍反疏正義
禮陟戰反媛于眷反韓詩作援取也倚於綺反疏曰毛
以爲言夫人能與君子偕老者故服此瑤兮瑤兮其鮮
盛之展衣以覆彼綳締之上綳締是當暑紕去袞延蒸

熱之服也。子之夫人非直服飾之盛，又目視清明而眉上平廣，且顏角豐滿而德以稱之，誠如是，德服相稱之。人宜配君子，故爲一國之美女。今夫人何爲淫亂失事？君子之道而不爲美女之行乎？鄭以言宣姜服飾容貌如是，故一邦之人依倚以爲援助，何故反爲淫昏之行而亂國乎？傳正義曰：言衣服之內有名展衣者，其衣以丹縠爲之，以文與綳締相連，嫌以締爲之，故辨其所用也。締者以葛爲之，精曰締，麤曰綳。其精尤細，靡者綳也。言細而縷綳，故箋申之云：綳締締之，威感者言是當暑，裋延之服，諸謂綳締是紕裋之服。展衣則非是也。紕裋者，去熱之名，故言裋延之服。裋延是熱之氣也。此傳言展用丹縠餘五服，傳無其說。丹縠亦不知所出，而孫毓推之以爲裋衣，赤綳翟青闕翟黑，鞫衣黃，展衣赤，襍衣黑，鞫名與麤同。雖毛亦當色黃，襍衣與男子之襍衣名同，則亦宜黑。然則六服逆依方色義，或如毓所言，以婦人尚華飾，赤爲色之著，因而右行以爲次，故裋衣赤。

褕翟青闕翟黑次鞠衣鞠衣宜白以爲疑於凶服故越取黃而展衣同亦因西方闕其色故祿衣越青而同黑也二章傳曰褕翟闕翟羽飾衣則褱衣亦羽飾衣褱衣以翬鳥羽褕翟以搖鳥羽闕翟次褕翟則亦用搖羽矣但飾之有闕少耳箋正義曰箋不同傳故云后妃六服之次展衣宜白言宜者無明文周禮之注差之以爲然也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褱衣褕翟闕翟鞠衣展衣祿衣鄭司農云展衣白鞠衣黃祿衣黑玄謂鞠衣黃桑服也色如麴塵象桑葉始生月令三月薦鞠衣于先帝告桑事也祿者實祿衣也男子之祿衣黑則是亦黑也六服備於此矣以下推次其色則闕翟赤褕翟青褱衣玄是鄭以天地四方之色差次六服之文以士冠禮爵弁服皮弁服之下有玄端無祿衣士喪禮爵弁服皮弁服之下有祿衣無玄端則祿衣當玄端玄端當黑則祿亦黑矣以男子之祿衣黑知婦人之祿衣亦黑祿衣上有展衣鄭司農云展衣白上又有鞠衣以色如麴塵故取

名馬是鞠衣黃也三服之色以見矣是從下依行運逆而爲次惟三翟之色不明故云以下推次其色闕翟赤綳翟青褱衣玄也又解展衣之裏不恒以締而云蒙彼綳締者衣展衣者夏則裏之以綳締作者因舉時事而言之故云是繼褱也定本云展衣夏則裏衣綳締俗本多云冬衣展衣蓋誤也又解展衣所用云此以禮見於君及賓客之盛服玉藻云一命禮衣喪大記曰世婦以禮衣是禮記作禮衣也定本云禮記作禮無衣字司服注以展爲聲誤從禮爲正以衣服之字宜從衣故也傳正義曰以目視清明因名爲清故此云清視清明也揚者眉上之美名因名眉目曰揚故猗嗟云美目揚兮傳曰好目揚眉是也既名眉爲揚目爲清明因謂眉之上眉之下皆曰揚目之上目之下皆曰清故上傳曰揚眉上廣此及猗嗟傳云揚廣是眉上爲揚野有蔓草傳曰清揚眉目之間是眉之下爲揚目之上爲清猗嗟傳又曰目下爲清是目之下亦爲清也釋訓云猗嗟名兮目

上爲名郭云眉眼之間是目上又爲之名也猗嗟名兮
既爲目上故知美目清兮清爲目下美女爲媛釋訓文
孫炎曰君子之援助然然則由有美可以援助君子故
云美女爲媛箋以爲責非夫人之辭當取援助爲義故
云邦人所依倚以爲援助因顏色依爲美女故知邦人
依之爲援助是舉其外責其爲內之不稱故說各殊也

君子偕老三章一章七句一章九句一章八句

序桑中刺奔也衛之公室淫亂男女相奔至于世族
在位相竊妻妾期於幽遠政散民流而不可止箋衛
之公室淫亂謂宣惠之世男女相奔不待媒氏以禮
會之也世族在位取姜氏弋氏庸氏者也竊盜也幽

遠謂桑中之野音義

竊千節反弋羊職反

疏正義曰作桑中詩

相奔也由衛之公室淫亂之所化是故又使國中男女相奔不待禮會而行之雖至於世族在位爲官者相竊其妻妾而期於幽遠之處而與之行淫時既如此即政教荒散世俗流移淫亂成風而不可止故刺之也定本云而不可止下有然字此男女相奔謂民庶男女世族在位者謂今卿大夫世其官族而在職位者相竊妻妾謂私竊而與之淫故云期於幽遠非爲夫婦也此經三章上二句惡衛之淫亂之主下五句言相竊妻妾期我於桑中是期於幽遠此敘其淫亂之由經陳其淫亂之辭言公室淫亂國中男女相奔者見衛之淫風公室所化故經先言衛都淫亂國中男女相奔及世族相竊妻妾俱是相奔之事故序總云刺奔經陳世族相奔明民庶相奔明矣經言孟姜之等爲世族之妻而兼言妾者以妻尚竊之況

於妾乎故連言以協句耳謂之竊者蔽其夫而私相姦若竊盜人物不使其主知之然既上下淫亂有同亡國故序云政散民流而不可止是以樂記曰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是也箋正義曰此惠公之時兼云宣公者以其言由公惑淫亂至於政散民流則由化者遠矣此直言公室淫亂不指其人而宣公亦淫亂故并言之也序言相竊妻妾經陳相思之辭則孟姜之輩與世族爲妻也故知世族在位取姜氏弋氏庸氏矣

爰采唐矣沫之鄉矣傳爰於也唐蒙萊名沫衛邑箋云於何采唐必沫之鄉猶言欲爲淫亂者必之衛之都惡衛爲淫亂之主云誰之思美孟姜矣傳姜姓也言世族

在位有是惡行箋云淫亂之人誰思乎乃思美孟姜孟姜列國之長女而思與淫亂疾世族在位有是惡行也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傳桑中上宮所期之地淇水名也箋云此思孟姜之愛厚已也與我期於桑中而要見我於上宮其送我則於淇水之上

音義

沫音妹惡烏路反行下孟反箋同長丁丈反要於遙反注下同淇音其

疏

正義曰人欲采唐者

於何采唐菜乎必之沫之鄉矣以興人欲淫亂者於何處淫亂乎必之衛之都言沫鄉唐所生衛都淫所主故也又言衛之淫亂甚矣故雖世族在位之人相竊妻妾與之期於幽遠而行淫乃云我誰思乎乃思美好之孟

姜與之爲淫亂所以思孟姜者以孟姜厚愛於我與我期往於桑中之野要見我於上宮之地又送我淇水之上愛厚於我如此故思之也世族在位猶尚如此致使淫風大行民流政散故陳其詞以刺之傳正義曰釋草云唐蒙女蘿女蘿菟絲舍人曰唐蒙名女蘿女蘿又名菟絲孫炎曰別三名郭璞曰別四名則唐與蒙或并或別故三四異也以經直言唐而傳言唐蒙也類并傳曰女蘿菟絲松蘿也則又名松蘿矣釋草又云蒙玉女孫炎曰蒙唐也一名菟絲一名玉女則通松蘿玉女爲六名酒誥注云沫邦紂之都所處也於詩國屬鄘故其風有沫之鄉則沫之北沫之東朝歌也然則沫爲紂都故言沫邦後三分殷畿則紂都屬鄘譜云自紂城而南據其大率故猶云之北之東明紂城北與東猶有屬鄘者今鄘并於衛故言衛邑紂都朝歌明朝歌即沫也箋正義曰殷武傳曰鄉所也則此沫之鄉以爲沫之所矣沫邑名則采唐不於邑中但總言於其所耳不斥其方下

云之北之東則指其所在采之處矣言衛之都謂國所在也時衛之淫風流行遍於境內獨言都者淫風所行相習成俗公室所在都尤甚焉故舉都爲主國外承化淫亦可知言淫亂主者猶左傳云武王數紂之罪以告諸侯曰紂爲天下逋逃主然言淫在其都而君不禁似若爲之主然故言惡衛爲淫亂之主知孟姜列國之長女者以衛朝貴族無姓姜者故爲列國列國姜姓齊許申呂之屬不斥其國未知誰國之女也臣無境外之交得取列國女者春秋之世因聘逆妻故得取焉言孟故知長女下孟弋孟庸以孟類之蓋亦列國之長女但當時列國姓庸弋者無文以言之傳正義曰經桑中言期上宮言要傳并言所期者見設期而相要一也

爰采麥矣沫之北矣云誰之思美孟弋矣傳弋姓也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爰采葑矣沫之東矣箋云葑蔓菁云誰之思美孟庸矣
傳庸姓也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音義

葑字容反菁音
精又子形反

桑中三章章七句

序鶉之奔奔刺衛宣姜也衛人以爲宣姜鶉鵲之不
若也箋刺宣姜者刺其與公子頑爲淫亂行不如禽

鳥音義

鶉音純鵲鳥鵲音鳥
南反行下孟反下同

疏

正義曰二章皆上
二句刺宣姜下二

句責公不防閑也頑與宣姜共爲此惡而獨爲刺宣
姜者以宣姜衛之小君當母儀一國而與子淫尤爲

不可故作者意有所主非謂頑不當刺也
今人之無良我以爲兄亦是惡頑之辭

鶉之奔奔鵲之彊彊傳鶉則奔奔鵲則彊彊然箋云奔

奔彊彊言其居有常匹飛則相隨之貌刺宣姜與頑非

匹耦人之無良我以爲兄傳良善也兄謂君之兄箋云

人之行無一善者我君反以爲兄君謂惠公音義彊音姜韓

詩云奔奔彊正義曰言鶉則鶉自相隨奔奔然鶉則疏正義曰言鶉則鶉自相隨彊彊然各有常匹不亂其類

今宣姜爲母頑則爲子而與之淫亂失其常匹曾鶉鵲
之不如矣又惡頑言人行無一善者我君反以爲兄而
不禁之也惡頑而責惠公之辭箋正義曰序云鶉鵲之
不若則以奔奔彊彊爲相匹之善故爲居有常匹定本

集注皆云居有常匹則爲俱者誤也表記引此證君命逆則臣有逆命故注云彊彊奔奔爭鬪惡貌也

鵲之彊彊鵲之奔奔人之無良我以爲君傳君國小君

箋云小君謂宣姜疏

正義曰夫人對君稱小君以夫妻一體言之亦得曰君襄九年左傳

筮穆姜曰君其出乎是也

鵲之奔奔二章章四句

序定之方中美衛文公也衛爲狄所滅東徙渡河野處漕邑齊桓公攘戎狄而封之文公徙居楚丘始建城市而營宮室得其時制百姓說之國家殷富焉箋

春秋閔公二年冬狄人入衛衛懿公及狄人戰于蒙澤而敗宋桓公迎衛之遺民渡河立戴公以廬於漕戴公立一年而卒魯僖公二年齊桓公城楚丘而封衛於是文公立而建國焉音義

定丁佞反下同定星名爾雅云營室謂之

定孫炎云定正也衛爲狄所滅一本作狄人本或作衛懿公爲狄所滅非也漕音曹攘如羊反說音悅榮

迴丁反廬力居反

疏

正義曰作定之方中詩者美衛文公也衛國爲狄人所滅君爲狄人所殺城爲

狄人所入其有遺餘之民東徙渡河暴露野次處於漕邑齊桓公攘去戎狄而更封之立文公焉文公乃徙居楚丘之邑始建城使民得安處始建市使民得交易而營造宮室既得其時節又得其制度百姓喜

而悅之民既富饒官亦充足致使國家殷實而富盛焉故百姓所以美之言封者衛國已滅非謂其有若新造之然故云封也言徙居楚丘即二章升墟望楚卜吉終藏是也而營宮室者即首章作于楚宮作于楚室是營宮室也建城市經無其事因徙居而始築城立市故連言之毛則定之方中揆之以日皆爲得其制既得其制則得時可知鄭則定之方中得其時揆之以日爲得其制既營室得其時樹木爲豫備雨止而命駕辭說於桑田故百姓說之匪直也人秉心塞淵是悅之辭也國家殷富則駉牝三千是也序先言徙居楚丘者先言所徙之處乃於其處而營宮室爲事之次而經主美宮室得其時制乃追本將徙觀望之事故與序倒也國家殷富在文公末年故左傳曰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明其駉牝三千亦末年之事也此詩蓋末年始作或卒後爲之箋正義曰此序總說衛事故直云城衛不必斥懿公載馳

見懿公死而戴公立夫人之唁戴公時故言懿公爲
狄人所滅實滅也而木瓜序云衛國有狄人之敗者
敗滅一也但此見文公滅而復興載馳見國滅而唁
兄故言滅木瓜見國敗而救之故言敗是文勢之便
也閔二年左傳曰狄人侵衛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
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
戰公與石祁子玦與甯莊子矢使守曰以此贊國擇
利而爲之與夫人繡衣曰聽於二子渠孔御戎子伯
爲右黃夷前驅孔嬰齊殿及狄人戰于滎澤衛師敗
績遂滅衛是爲狄所滅之事傳言滅經書入者賈逵
云不與夷狄得志於中國杜預云君死國敗經不書
滅者狄不能赴衛之君臣皆盡無復文告齊桓爲之
告諸侯言狄已去言衛之存故但以入爲文是春秋
書入之意也詩則據實而言以時君死民散故云滅
耳言東徙渡河則戰在河北也禹貢豫州滎波既豬
注云沘水溢出河爲澤今塞爲平地滎陽民猶謂其

處爲滎澤其在縣東春秋魯閔公二年衛侯及狄人戰于滎澤此其地也如禹貢之注則當在河南時衛都河北狄來伐而禦之既敗而渡河在河北明矣故杜預云此滎澤當在河北但沔水發源河北入于河乃溢爲滎則沔水所溢被河南北故河北亦有滎澤但在河南多耳故指其豬水大處則在豫州此戰於滎則在其北畔相連猶一物故云此其地也左傳又曰及敗宋桓公逆諸河宵濟衛之遺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爲五千人立戴公以廬於漕是宋桓公迎衛之遺民渡河立戴公廬於漕之事杜預云廬舍也言國都亡滅且舍於此也此渡河處漕戴公時也傳惟言戴公之立不言其卒而世家云戴公申元年卒復立其弟文公二十五年文公卒案經僖二十五年衛侯燬卒則戴公之立其年即卒故云一年然則狄以十二月入衛懿公死其月戴公立而卒又文公立故閔二年傳說衛文公衣大布之衣大

帛之冠服虔云戴公卒在於此年杜預云衛文公以
此年冬立是也戴公立未踰年而成君稱諡者以衛
既滅而立不繫於先君故臣子成其喪而爲之諡而
爲之諡者與繫世者異也又言僖二年齊桓城楚丘
而封衛者春秋僖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左傳曰諸
侯城楚丘而封衛是也引證齊桓公攘戎狄而封之
木瓜序云救而封之與此一也左傳無攘戎狄救衛
之事此言攘戎狄者以衛爲狄所滅民尚畏狄閔二
年傳曰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以戍漕至僖
二年又帥諸侯城楚丘於是戎狄避之不復侵衛是
亦攘救之事不必要與狄戰故樂緯稽耀嘉云狄人
與衛戰桓公不救於其敗也然後救之宋均注云救
謂使公子無虧戍之公羊傳曰以城楚丘爲力能救
之則救之可也是戍漕城楚丘並是救之之事也滅
衛者狄也兼言戎者戎狄同類協句而言之序自攘
戎狄而封之以上總說衛事不指其君故爲狄所滅

懿公時也野處漕邑戴公時也攘戎狄而封之文公時也自文公徙居楚丘以下指說文公建國營室得其制所以美之故箋云於是文公立而建國焉

定之方中作于楚宮傳定營室也方中昏正四方楚宮楚丘之宮也仲梁子曰初立楚宮也箋云楚宮謂宗廟也定星昏中而正於是可以營制宮室故謂之營室定昏中而正謂小雪時其體與東壁連正四方揆之以日作于楚室傳揆度也度日出日入以知東西南視定北準極以正南北室猶宮也箋云楚室居室也君子將營

宮室宗廟爲先廡庫爲次居室爲後樹之榛栗椅桐梓
漆爰伐琴瑟傳椅梓屬箋云爰曰也樹此六木於宮者
曰其長大可伐以爲琴瑟言預備也音義

揆葵癸反度待洛反下同

視字又作眡音同廡居又反榛側巾反椅於宜反草
木疏云梓實桐皮曰椅也梓音子漆音七長丁丈反
正義曰毛以爲言定星之昏正四方而中取則視之以
正其南因準極以正其北作爲楚丘之宮也度之以日
影度日出之影與日入之影以知東西以作爲楚丘之
室也東西南北皆既正方乃爲宮室別言宮室異其文
耳既爲宮室乃樹之以榛栗椅桐梓漆六木於其宮中
曰此木長大可伐之以爲琴瑟言公非直營室得其制
又能樹木爲預備故美之也鄭以爲文公於定星之昏
正四方而中之時謂夏之十月以此時而作爲楚丘之

宮廟又度之以日影而營表其位正其東西南北而作楚丘之居室室與宮俱於定星中而爲之同度日影而正之各於其文互舉一事耳餘同傳正義曰鄭志張逸問楚宮今何地仲梁子何時人答曰楚丘在濟河間疑在今東郡界中仲梁子先師魯人當六國時在毛公前然衛本河北至懿公滅乃東徙渡河野處漕邑則在河南矣又此二章升漕虛望楚丘楚丘與漕不甚相遠亦河南明矣故疑在東郡界中杜預云楚丘濟陰成武縣西南屬濟陰郡猶在濟北故云濟河間也但漢之郡境已不同鄭疑在東郡杜云濟陰也毛公魯人而春秋時魯有仲梁懷爲毛所引故言魯人當六國時蓋承師說而然箋正義曰傳雖不以方中爲記時亦以定爲營室方中爲昏正四方而箋以爲記時故因解其名定爲營室及其方中之意釋天云營室謂之定孫炎曰定正也天下作宮室者皆以營室中爲正此言定星昏中而正四方於是可以用營制宮室故謂之營室是取爾雅爲說

也然則毛不取記時而名營室者爲視其星而正南北以營宮室故謂之營室又云定星昏而正中謂小雪時小雪者十月之中氣十二月皆有節氣有中氣十月立冬節小雪中於此時定星昏而正中也又解中得方者由其體與東壁相成故得正四方以於列宿室與壁別星故指室云其體又壁居南則在室東故因名東壁釋天云娵觜之口營室東壁也孫炎曰娵觜之口鄭則口開方營室東壁四方似口故因名云是也此定之方中小雪時則在周十二月矣春秋正月城楚丘穀梁傳曰不言城衛衛未遷則諸侯先爲之城其城文公乃於其中營宮室也建城在正月則作室亦正月矣而云得時者左傳曰凡土功水昏正而裁日至而畢則冬至以前皆爲土功之時以歷校之僖二年閏餘十七則閏在正月之後正月之初未冬至故爲得時也箋言定星中小雪時舉其常期耳非謂作其楚宮即當十月也如此則小雪以後方興土功而禮記云君子既蜡不興功者謂

不復興農功而非土功也月令仲秋云是月也可以築城郭建都邑者秦法與周異仲冬云命有司曰土事無作亦與左傳同然則左傳所云乃是正禮而召誥於三月之下營洛邑之事於周之三月起土功不依禮之常時者鄭志答趙商云傳所言者謂庸時也周召之作洛邑因欲觀衆殷樂之與否則由欲觀民之意故不依常時也傳正義曰此度日出日入謂度其影也故公劉傳曰考於日影是也其術則匠人云水地以縣置槓以縣視以影爲規識日出之影與日入之影畫參諸日中之影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注云於四角立植而縣以水望其高下高下既定乃爲位而平地於所平之地中央樹八尺之臬以縣正之視之以其影將以正四方也日出日入之影其端則東西正也又爲規以識之者爲其難審也自日出而畫其影端以至日入既則爲規測影兩端之內規之規之交乃其審也度兩交之間中屈之以指臬則南北正也日中之影最短者也極星謂北辰

也是揆日瞻星以正東西南北之事也如匠人注度日出日入之影不假於視定視極而東西南北皆知之此傳度日出入以知東西視定極以正南北者考工之文止言以正朝夕無正南北之語故規影之下別言考之極星是視極乃南北正矣但鄭因屈橫度之繩即可以知南北故細言之與此不爲乖也惟傳言南視定者鄭意不然何者以匠人云畫參諸日中之影不言以定星參之經傳未有以定星正南北者故上箋以定爲記時異於傳也傳以視定爲正南北則四句同言得制非記時也釋宮云宮謂之室室謂之宮郭璞曰皆所以通古今之異語明同實而兩名故云室猶宮也箋正義曰釋宮以宮室爲一謂通而言之其對文則異故上箋楚宮謂廟此楚室謂居室別其文以明二者不同也故引曲禮曰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廡庫爲次居室爲後明制有先有後別設其文也縣與斯干皆述先作宗廟後營居室也傳正義曰釋木云椅梓也舍人曰梓一名椅

郭璞曰即楸也湛露曰其桐其椅桐椅既爲類而梓一名椅故以椅桐爲梓屬言梓屬則椅梓別而釋木椅梓爲一者陸璣云梓者楸之疏理白色而生子者爲梓梓實桐皮曰椅則大類同而小別也箋云樹此六木於宮中明其別也定本椅梓屬無桐字於理是也

升彼虛矣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山與京傳虛漕虛也楚丘有堂邑者景山大山京高丘也箋云自河以東夾於濟水文公將徙登漕之虛以望楚丘觀其旁邑及其丘山審其高下所依倚乃後建國焉慎之至也降觀于桑傳地勢宜蠶可以居民卜云其吉終焉允臧傳龜曰

卜允信臧善也建國必卜之故建邦能命龜田能施命
作器能銘使能造命升高能賦師旅能誓山川能說喪
紀能誅祭祀能語君子能此九者可謂有德音可以爲

大夫音義

虛起居反本或作墟夾居洽反濟節禮反倚
於綺反使所吏反說如字鄭志問曰山川能

說何謂也答曰兩讀或言說說者說其形勢也或曰述
述者述其故事也述讀如遂事不諫之遂誅本又作誦
力水反說文云誦禱也累疏正義曰此追本欲遷之由
功德以求福也誅誼也言文公將徙先升彼漕邑

之墟矣以望楚丘之地矣又望其傍堂邑及景山與京
丘言其有山林之饒高丘之阻可以居處又下漕墟而
往觀於其處之桑既形勢得宜蠶桑又茂美可以居民
矣入事既從乃命龜卜之云從其吉矣終然信善非直

當今而已乃由地勢美而卜又言故文公徙居楚丘而建國焉傳正義曰知墟漕墟者以文公自漕而徙楚丘故知升漕墟蓋地有故墟高可登之以望猶僖二十八年左傳稱晉侯登有莘之墟也升墟而并望楚堂明其相近故言楚丘有堂邑楚丘本亦邑也但今以爲都故以堂繫楚丘而言之釋詁云景大也故知景山爲大山京與山相對故爲高丘釋丘云絕高爲之京郭璞曰人力所作也又云非人爲之丘郭璞曰地自然生則丘者自然而有京者人力所爲形則相類故云京高丘也公劉箋云絕高爲之京與此一也皇矣傳曰京大阜也以與我陵我阿相接類之故爲大阜箋正義曰箋解楚丘所在故云自河以東夾於濟水言楚丘在其間禹貢云導沅水東流爲濟入于河溢爲滎東出于陶丘北又東至于荷又東北會于汶是濟自河北而南入於河又出而東楚丘在於其間西有河東有濟故云夾於濟水也傳正義曰大卜曰國大遷大師則貞龜是建國必卜之

繇云爰契我龜是也大遷必卜而筮人掌九筮一曰筮
更注云更謂筮遷都邑也鄭志答趙商云此都邑比於
國爲小故筮之然則都邑則用筮國都則卜也此卜云
終吉而僖三十一年又遷於帝丘而言終善者卜所以
決疑衛爲狄人所滅國人分散文公徙居楚丘興復祖
業國家殷富吉莫如之後自更以時事不便而遷何害
終焉允臧也傳因引建邦能命龜證建國必卜之遂言
田能施命以下本有成文連引之耳建邦能命龜者命
龜以遷取吉之意若少牢史述曰假爾大筮有常孝孫
其來日丁亥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尚
饗士喪卜曰哀子某卜葬其父某甫考降無有近悔如
此之類也建邦亦言某事以命龜但辭亡也田能施命
者謂於田獵而能施教命以設誓若士師職云三曰禁
用諸田役注云禁則軍禮曰無干車無自後射其類也
大司馬職云斬牲以左右徇陳曰不用命者斬之是也
田所以習戰故施命以戒衆也作器能銘者謂既作器

能爲其銘若臬氏爲量其銘曰時文思索允臻其極嘉
量既成以觀四國永啓厥後茲器維則是也大戴禮說
武王盤孟几杖皆有銘此其存者也銘者名也所以因
其器名而書以爲戒也使能造命者謂隨前事應機造
其辭命以對若屈完之對齊侯國佐之對晉師君無常
辭也升高能賦者謂升高有所見能爲詩賦其形狀鋪
陳其事勢也師旅能誓者謂將帥能誓戒之若鐵之戰
趙鞅誓軍之類山川能說者謂行過山川能說其形勢
而陳述其狀也鄭志張逸問傳曰山川能說何謂答曰
兩讀或云說者說其形勢或云述者述其古事則鄭爲
兩讀以義俱通故也喪紀能誄者謂於喪紀之事能累
列其行爲文辭以作謚若子囊之誄楚恭之類故曾子
問注云誄累也累列生時行述以作謚是也祭祀能語
者謂於祭祀能祝告鬼神而爲言語若荀偃禱河蒯賁
禱祖之類是也君子由能此上九者故可爲九德乃可
以列爲大夫定本集注皆云可謂有德音與俗本不同

獨言可以爲大夫者以大夫事人者當賢著德盛乃得位極人臣大夫臣之最尊故責其九能天子諸侯嗣世爲君不可盡責其能此九者

靈雨既零命彼倌人星言夙駕說于桑田傳零落也倌人主駕者箋云靈善也星雨止星見夙早也文公於雨下命主駕者雨止爲我晨早駕欲往爲辭說於桑田教民稼穡務農急也匪直也人傳非徒庸君秉心塞淵傳秉操也箋云塞充實也淵深也駉牝三千傳馬七尺以上曰駉駉馬與牝馬也箋云國馬之制天子十有二閑

馬六種三千四百五十六匹邦國六閑馬四種千二百

九十六匹衛之先君兼邶鄘而有之而馬數過禮制今

文公減而復興從而能富馬有三千雖非禮制國人美

之音義

音官徐古患反說文云小臣也星言韓詩云星晴也說毛始銳反舍也鄭如字辭說見賢遍

反爲于僞反操七刀反駢批上音來馬六尺已上也下

頻忍反徐扶允反上時掌反種章勇反下同復符富反

疏正義曰此章說政治之美言文公於善雨既落之時命彼倌人云汝於雨止星見當爲我早駕當乘之往

辭說於桑田之野以教民之稼穡言文公既愛民務農

如此則非直庸庸之人故秉操其心能誠實且復深遠

是善人也既政行德實故能興國以致殷富駟馬與牝

馬乃有三千可美之極也傳正義曰以命之使駕故知

主駕者諸侯之禮亡未聞倌人爲何官也七尺曰駮度
人文也定本云六尺恐誤也此三千言其總數國馬供
用牝牡俱有或七尺六尺舉駮牝以互見故言駮馬與
牝馬也知非直牝而七尺有三千者以諸侯之制三千
已多明不得獨牝有三千駮人職注云國馬謂種馬戎
馬齊馬道馬高八尺田馬七尺駮馬六尺此天子國馬
有三等則諸侯國馬之制不一等明不獨七尺也乘車
兵車及田車高下各有度則諸侯亦齊道高八尺田馬
高七尺駮馬高六尺獨言駮馬者舉中言之箋正義曰
言國馬謂君之家馬也其兵賦則左傳曰元年革車三
十乘季年乃三百乘是也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邦國
六閑馬四種皆校人文也其天子三千四百五十六匹
諸侯千二百九十六匹皆推校人而計之校人文曰凡
頒良馬而養乘之乘馬一師四圉三乘爲皐皐一趣馬
三皐爲繫繫一馭夫六繫爲廐廐一僕夫六廐成校校
有左右駮馬三良馬之數注云二耦爲乘自乘至廐其

數二百一十六匹易乾爲馬此應乾之策也至校變言成者明六馬各一廐而王馬小備也校有左右則良馬一種者四百三十二匹五種合二千一百六十匹駕馬三之則爲千二百九十六匹五良一駕凡三千四百五十六匹然後王馬大備由此言之六廐成校校有左右則爲十二廐即是十二開故鄭又云每廐爲一開明廐別一處各有開衛故又變廐言開也以一乘四匹三乘爲阜則十二匹三阜爲繫則三十六匹六繫成廐以六乘三十六則二百一十六匹故云自乘至廐其數二百一十六匹應乾之策謂變者爲揲著用四四九三十六謂一爻之數純乾六爻故二百一十六也以校有左右故倍二百一十六爲四百三十二駕馬三之又三乘此四百三十二爲千二百九十六匹此天子之制雖駕馬數言三良亦以三駕之數共廐爲一開諸侯言六開馬四種則不種爲二開明因駕三良之數而分爲三開與上三種各一開而六開皆二百一十六匹以六乘之故

諸侯千二百九十六匹也是以校人又云大夫四閑馬
二種鄭因諸侯不種爲二閑亦分駕馬爲三故注云諸
侯有齊馬道馬田馬大夫有田馬各一閑其駕皆分爲
三是也故鄭志趙商問曰校人職天子十有二閑馬六
種爲三千四百五十六匹邦國六閑馬四種爲二千五
百九十二匹家四閑馬二種爲千七百二十八匹商案
大夫食縣何由能供此馬司馬法論之一甸之田方八
里有戎馬四匹長轂一乘今大夫采四甸一甸之稅以
給王其餘三甸裁有十二匹令就校人職相較甚異答
曰邦國六閑馬四種其數適當千二百九十六匹家四
閑馬二種又當八百六十四今子何術計之乎此馬皆
國君之制非民之賦司馬法甸有戎馬四匹長轂一乘
此謂民出軍賦無與於天子國馬之數是鄭計諸侯大
夫之明數也趙商因校有左右謂二廐爲一閑故其數
小倍而誤鄭以十二廐即十二閑數諸侯大夫閑數駕
與良同故云子以何術計之鄭以諸侯之馬千二百九

十六匹而此亦諸侯之國馬有三千過制明非始文公所從遠矣故本之先君言由衛之先君兼邶鄘而有之謂有此邶鄘之富而馬數過禮制故今文公過制也然則三千之數違禮者也而校人注引詩云駉牝三千王馬之大數者以三千與王馬數近相當故因言之其實此數非王馬之數也

定之方中三章章七句

序蝮螭止奔也衛文公能以道化其民淫奔之恥國

人不齒也箋不齒者不與相長稚音義

蝮螭上丁計反下都動反

爾雅作蝮螭音同長張文反

疏

正義曰作蝮螭詩者言能止當時之淫奔衛文公以道化其民使皆

知禮法以淫奔者爲恥其有淫之恥者國人皆能惡之不與之爲齒列相長稚故人皆恥之而自止也

蝮螻在東莫之敢指傳蝮螻虹也夫婦過禮則虹氣盛
君子見戒而懼諱之莫之敢指箋云虹天氣之戒尚無
敢指者況淫奔之女誰敢視之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
箋云行道也婦人生而有適人之道何憂於不嫁而爲
淫奔之過乎惡之甚音義

虹音洪一音絳遠于萬反下同惡烏路反下惡之皆同

疏

正義曰此惡淫奔之辭也言虹氣見於東方爲夫婦過禮之戒君子之人尚莫之敢指而視之況今淫奔

之女見爲過惡我誰敢視之也既惡淫奔之女因即就而責之言女子有適人之道當自遠其父母兄弟於理當嫁何憂於不嫁而爲淫奔之過惡乎傳正義曰釋天云蝮螻謂之雩蝮螻虹也郭璞曰俗名爲美人音義云

虹雙出色鮮盛者爲雄雄曰虹間者爲雌雌曰蜺此與爾雅字小異音實同是爲虹也序云止奔而經云莫之敢指是虹爲淫戒故言夫婦過禮則虹氣盛也夫婦過禮謂不以道妄淫行夫婦之事也月令孟冬虹藏不見則十月以前當自有虹言由夫婦過禮者天垂象因事以見戒且由過禮而氣更盛不謂凡平無虹也以天見戒故君子之見而懼諱自我懼諱惡此由淫過所致不敢指而視之若指而視之則似慢天之戒不以淫爲懼諱然故莫之敢指也

朝濟于西崇朝其雨傳濟升崇終也從旦至食時爲終朝箋云朝有升氣於西方終其朝則雨氣應自然以言婦人生而有適人之道亦性自然女子有行遠兄弟父

母音義

齊子西反徐又子細反鄭注周禮云齊虹應應對之應

疏

正義曰言朝有升氣於西方終

朝其必有雨有齊氣必有雨者是氣應自然以興女子生則必當嫁亦性自然矣故又責之言女子生有適人之道遠其兄弟父母何患於不嫁而爲淫奔乎傳正義曰以朝者早旦之名故爾雅山東曰朝陽今言終朝故至食時矣左傳曰子文治兵終朝而畢子玉終日而畢是終朝非竟日也箋正義曰視祲注云齊虹也詩云朝齊于西則齊亦虹也言升氣者以齊升也由升氣所爲故號虹爲齊鄭司農亦云齊者升氣是也上蟬蜋虹也色青赤因雲而見此言雨徵則與彼同也視祲掌十輝之法以觀妖祥注云輝謂日光氣也則齊亦日之光氣矣蟬蜋亦日光氣但日在東則虹見西方日在西方虹見東方無在日傍之時鄭注周禮見齊與此同故引以證非謂此爲妖祥也

乃如之人也懷婚姻也傳乃如是淫奔之人也箋云懷思也乃如是之人思婚姻之事乎言其淫奔之過惡之大大無信也不知命也傳不待命也箋云淫奔之女大無貞潔之信又不知婚姻當待父母之命惡之也音義

大音泰

注同

蝮螭三章章四句

序相鼠刺無禮也衛文公能正其羣臣而刺在位承

先君之化無禮儀也音義

相息亮反
篇內同

疏

正義曰作相
鼠詩者刺無

禮也由衛文公能正其羣臣使有禮儀故刺其在位有承先君之化無禮儀者由文公能化之使有禮而刺其無禮者所以美文公也凱風美孝子而反以刺君此刺無禮而反以美君作者之本意然也在位無禮儀文公不黜之者以其承先君之化弊風未革身無大罪不可廢之故也

相鼠有皮人而無儀傳相視也無禮儀者雖居尊位猶爲闇昧之行箋云儀威儀也視鼠有皮雖處高顯之處偷食苟得不知廉恥亦與人無威儀者同人而無儀不死何爲箋云人以有威儀爲貴今反無之傷化敗俗不如其死無所害也音義

行下孟反之處昌慮反

疏

正義曰文公能正其羣臣而在

位猶有無禮者故刺之視鼠有皮猶人之無儀何則人有皮鼠亦有皮鼠由無儀故可恥也人無禮儀何異於鼠乎人以有威儀爲貴人而無儀則傷化敗俗此人不死何爲若死則無害也箋正義曰大夫雖居尊位爲閭昧之行無禮儀而可惡猶鼠處高顯之居偷食苟得不知廉恥鼠無廉恥與人無禮儀者同故喻焉以傳曰雖居尊位故箋言雖處高顯之居以對之

相鼠有齒人而無止傳止所止息也箋云止容止孝經

曰容止可觀無止則雖居尊無禮節也人而無止不死

何俟傳俟待也音義

韓詩止節無禮節也

相鼠有體傳體支體也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傳速也音義

速市疏專反

傳正義曰上云有皮有齒已指體言之明此言體非徧體也故

爲支體

相鼠三章章四句

序干旄美好善也衛文公臣子多好善賢者樂告以

善道也箋賢者時處士也音義

旄音毛好呼報反篇內同

疏正義曰作

干旄詩者美好善也衛文公臣子多好善故處士賢者樂告之以善道也毛以爲此敎其由臣子多好善故賢者樂告以善道經三章皆陳賢者樂告以善道之事鄭以三章皆上四句言文公臣子建旌乘馬數往見賢者於浚邑是好善見其好善下二句言賢者樂告以善道也箋正義曰以臣子好善賢者告之則

賢者非臣子故云處士也士者男子之大稱言處者
處家未仕爲官鄉飲酒注云賓介處士賢者鄉大夫
賓之以獻於
君是未仕也

子子干旄在浚之郊傳子子干旄之貌注旄於干首大
夫之旂也浚衛邑古者臣有大功世其官邑郊外曰野
箋云周禮孤卿建旃大夫建物首皆注旄焉時有建此
旄來至浚之郊卿大夫好善也素絲紕之良馬四之傳
紕所以織組也總紕於此成文於彼願以素絲紕組之
法御四馬也箋云素絲者以爲縷以縫紕旌旗之旒縵

或以維持之浚郊之賢者既識卿大夫建旄而來又識
其乘善馬四之者見之數也彼妹者子何以畀之傳妹
順貌畀予也箋云時賢者既說此卿大夫有忠順之德
又欲以善道與之心誠愛厚之至音義

子居熱反又居列反浚蘇俊反

旃之然反通帛爲旃純毛符至反鄭毗移反組音祖旒
音留繆所銜反何沈相沾反妹赤朱反畀必寐反與也

注予同疏正義曰毛以爲衛之臣子好善故賢者樂告
說音悅之以善道言建子子然之干旄而食邑在於

浚之郊此好善者我願告之以素絲紕組之法而御善
馬四轡之數以此法而治民也織組者總紕於此成文
於彼猶如御者執轡於此馬騁於彼以喻治民立化於
已而德加於民使之得所有文章也賢者願以此道告

之賢者既願告以御衆之德又美此臣之好善言彼姝然忠順者之子知復更何以予之言雖有所告意猶未盡也鄭以爲浚郊處士言衛之卿大夫建此子子然之干旄來在浚之郊以素絲爲縷縫紕此旌旗之旒繆又以維持之而乘善馬乃四見於已也故賢者有善道樂以告之云彼姝然忠順之子好善如是我有何善道以予之言心誠愛之情無所怙傳正義曰謂之干旒者以注旒於干首故釋天云注旒首曰旌李巡曰旒牛尾著干首孫炎曰析五采羽注旒上也其下亦有旒繆郭璞曰載旒於竿頭如今之幢亦有旒也如是則干之首有旒有羽也故周禮序官夏采注云夏采夏翟羽色禹貢徐州貢夏翟之羽有虞氏以爲綏後世或無故染鳥羽象而用之謂之夏采其職注云綏以旒牛尾爲之綴於幢上所謂注旒於干首者也言大夫之旌者以經言干旒唯言干首有旒不言旒繆明此言干旒者乃是大夫之旌也周禮孤卿建旌衛侯無孤當是卿也大夫者總

名故春秋書諸侯之卿皆曰大夫是也天子以下建旌
旌者干首皆注旌獨以爲卿之建旌者以臣多好善當
據貴者爲言故知是卿旌也大夫得言在浚之郊則此
臣子食邑於浚也所以得食邑者由古者臣有大功世
其官邑故左傳曰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是有
功之臣得世官邑也有功世邑則宜爲卿故舉旌言之
三章皆言在浚則所論是一人皆卿也二章言干旌傳
曰鳥隼曰旌於周禮則州里之所建若卿而得建旌者
大司馬職曰百官載旌注云百官卿大夫也載旌者以
其屬衛王也凡旌旗有軍旅者畫異物然則平常建旌
出軍則建旌是卿有建旌之時旌亦有旌二章互文也
言旌則有旌繆言旌則亦有旌矣卒章言干旌傳曰析
羽爲旌於周禮則遊車之所載卿而得建旌者鄉射記
注云旌總名也爾雅云注旌首曰旌則干旌干旌一也
既設旌繆有旌旗之稱未設旌繆空有析羽謂之旌卿
建旌者設旌繆而載之遊車則空載析羽無旌繆也釋

地云郊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此言郊外曰野略爾雅之文以言在浚之郊明所食邑在郊外也下言在浚之都建旗大夫建物司常文也又曰通帛爲旗雜帛爲物注云凡九旗之帛皆用絳則通帛大赤也雜帛以白爲飾絳之側也知首皆注旄者以夏宋王崩以緌復魄緌有旄牛尾也注云王祀四郊乘玉輅建太常今以之復去其旄異於生亦因先王有徒緌是太常之干有旄也又出車云設此旄矣建彼旄矣此亦云干旄是九旗之干皆有旄矣故知旂物首皆注旄焉以序言多好善故卿大夫兼言之傳正義曰以二章言組卒章言織故於此總解之言純所以織組也以織組總純於此成文於彼似御執轡於此馬騁於彼故願以素絲純組之法御四馬也言願以者稱賢者之意欲告文公臣子以此道故言願以也言總純於此成文於彼者家語文也箋正義曰以前云干旄說旌旗而此云素絲純之故知以素絲

爲線縷所以縫紕旌旗之旒終也終謂繫旌旗之體旒謂終末之垂者須以縷縫之使相連釋天云纁帛終郭璞曰衆旒所著孫炎曰爲旒千終是也或以維持者謂旒之垂數非一故以縷相綴連之節服氏云六人維王之太常注云維之以縷王旌十二旒兩兩以縷綴連之傍三人持之禮天子旌曳地諸侯旂九旒釋天又曰練旒九維以縷孫炎曰維持以縷不欲其曳地然則諸侯以下旒數少而且短維之以否未可知也經直言紕之不言其所用故言或爲疑辭前經言千旒是浚郊之賢者識卿大夫建旒而來此又云良馬是又識其乘善馬也四之者四見之數也

子子千旗在浚之都傳烏隼曰旗下邑曰都箋云周禮州里建旗謂州長之屬素絲組之良馬五之傳總以素

絲而成組也。駢馬五轡箋云：以素絲縷縫組於旌旗，以爲之飾。五之者，亦謂五見之也。彼姝者子，何以予之。音

義

撫音餘，隼荀尹反，長張丈反。總子孔反，駢七南反。

疏

箋正義曰：箋以爲賢者見時臣子實建旗而來。

此爲州長非卿大夫若卿大夫則將兵乃建旗非賢者所當見也。周禮州長中大夫天子之州長也。鄉射目錄云：州長射於州序之禮。經曰：釋獲者執鹿中。記云：士則鹿中是諸侯之州長士也。言之屬者見鄉遂官非一司。常云：師都建旗州里建旗縣鄙建旒。注云：師都六鄉六遂大夫也。州里縣鄙鄉遂之官互約言之。如鄭之意，則以鄉遂同建旗鄉之下有州州爲第二黨爲第三族爲第四閭爲第五比爲第六其遂之下有縣縣爲第二鄙爲第三鄣爲第四里爲第五鄰爲第六。今云州里建旗則六鄉內州長黨正及六遂內鄣長里宰鄰長等五人

同建旟也又云縣鄙建旟謂六遂內縣正鄙師及六鄉
內族師閭胥比長等五人同建旟故鄭云互約言也諸
侯之鄉亦大夫故鄉飲酒目錄云諸侯之鄉大夫三年
賓賢能之禮是鄉爲大夫則遂亦大夫也其縣與州長
班同則亦士也黨鄙在州縣之下或亦爲士鄴族以下
卑則皆非士矣上章朝臣言卿大夫則此名亦有大夫
兼鄉遂與州縣也鄉大夫以下及不命之士等職位雖
卑皆問善道其可互約別圖於後鄉旗州旗黨
旗族旟閭旟比旟遂旗縣旟鄙旟鄴
旗里旗鄰旗傳正義曰凡馬士駕二既夕禮云
公賁以兩馬是也大夫以上駕四四馬則八轡矣駟馬
五轡者御車之法駟馬內轡納於舡唯執其外轡耳駟
馬馬執一轡服馬則二轡俱執之所謂六轡在手也此
經有四之五之六之以御馬喻治民馬多益難御故先
少而後多傳稱漸多之由爲說從內而出外上章四之
謂服馬之四轡也此章加一駟馬益一轡故言五之也

下章又加一騂更益一轡故六之也據上四之爲服馬此加一騂乃有五故言五轡也王肅云古者一轅之車駕三馬則五轡其大夫皆一轅車夏后氏駕兩謂之麗殷益以一騂謂之騂周人又益一騂謂之駟本從一騂而來亦謂之騂經言騂則三馬之名又孔晁云作者歷言三王之法此似述傳非毛旨也何則馬以引重左右當均一轅車以兩馬爲服傍以一馬騂之則偏而不調非人情也株林曰乘我乘駒傳曰大夫乘駒則毛以大夫亦駕四也且殷之制亦駕四故王基云商頌曰約軼錯衡八鸞鏘鏘是則殷駕四不駕三也又異義天子駕數易孟京春秋公羊說天子駕六毛詩說天子至大夫同駕四士駕二詩云四驥彭彭武王所乘龍旂承祀六轡耳耳魯僖所乘四牡騂騂周道倭遲大夫所乘謹案禮王度記曰天子駕六諸侯與卿同駕四大夫駕三士駕二庶人駕一說與易春秋同互之間也周禮校人掌王馬之政凡頒良馬而養乘之乘馬一師四圉四馬爲

乘此一圉者養一馬而一師監之也尚書顧命諸侯入
應門皆布乘黃朱言獻四黃馬朱鬣也既實周天子駕
六校人則何不以馬與圉以六爲數顧命諸侯何以不
獻六馬王度記曰大夫駕三經傳無所言是自古無駕
三之制也箋正義曰前云子子干旃言旌旗之狀此云
素絲組之爲旌旗之飾可知周禮九旂皆不言組飾釋
天說龍旂云飾以組而此卿大夫鄉遂之官亦有組則
九旂皆以組爲飾故郭璞曰用綦組飾旒之邊是也

子子干旌在浚之城傳析羽爲旌城都城也素絲祝之
良馬六之傳祝織也四馬六轡箋云祝當作屬屬著也

六之者亦謂六見之也彼姝者子何以告之音義

析星
歷反

祝毛之六反鄭之蜀反
著直略反沈知略反

干旄三章章六句

序載馳許穆夫人作也閔其宗國顛覆自傷不能救也衛懿公爲狄人所滅國人分散露於漕邑許穆夫人閔衛之亡傷許之小力不能救思歸唁其兄又義不得故賦是詩也箋滅者懿公死也君死於位曰滅露於漕邑者謂戴公也懿公死國人分散宋桓公迎衛之遺民渡河處之於漕邑而立戴公焉戴公與許穆夫人俱公子頑烝於宣姜所生也男子先生曰兄

音義

閔一本作愍密謹反唁音彥

疏

正義曰此載馳詩者許穆夫人所作也閔念其宗族之國

見滅自傷不能救之言由衛懿公爲狄人所滅國人分散故立戴公暴露而舍於漕邑宗廟敗滅君民播遷是以許穆夫人閔念衛國之亡傷已許國之小而力弱不能救故且欲歸國而唁其兄但在禮諸侯夫人父母終唯得使大夫問於兄弟有義不得歸是以許人尤之故賦是載馳之詩而見已志也定本集注皆云又義不得則爲有字者非也上云許穆夫人作又云故賦是詩作賦一也以作詩所以鋪陳其志故作詩名曰賦左傳曰許穆夫人賦載馳是也此思歸唁其兄首章是也又義不得二章以下是也此實五章故左傳叔孫豹鄭子家賦載馳之四章四猶未卒明其五也然彼賦載馳義取控引大國今控于大邦乃在卒章言賦四章者杜預云并賦四章以下賦詩雖意有所主欲爲首引之勢并上章而賦之也左傳

服虔云載馳五章屬鄘風許夫人閔衛滅戴公失國
欲馳驅而唁之故作以自痛國小力不能救在禮婦
人父母既沒不得寧兄弟於是許人不嘉故賦二章
以喻思不遠也許人尤之遂賦三章以卒章非許人
不聽遂賦四章言我遂往無我有尤也服氏既云載
馳五章下歷說唯有四章者服虔意以傳稱四章義
取控於大國此卒章乃是傳之所謂四章也因以差
次章數以當之首章論歸唁之事總其所思之意下
四章爲許人所尤而作之置首章於外以下別數爲
四章也言許大夫不嘉故賦二章謂除首章而更有
二章即此二章三章是也凡詩之作首尾接連未有
除去首章更爲次第者也服氏此言無所案據正以
傳有四章之言故此爲釋不如杜氏并賦之說也箋
正義曰君死於位曰滅公羊傳文也春秋之例滅有
二義若國被兵寇敵人入而有之其君雖存而出奔
國家多喪滅則謂之滅故左傳曰凡勝國曰滅齊滅

譚譚子奔莒狄滅溫溫子奔衛之類是也若本國雖存君與敵戰而死亦謂之滅故云君死於位曰滅即昭二十三年胡子髡沈子逞滅之類是也

載馳載驅歸唁衛侯傳載辭也弔先國曰唁箋云載之言則也衛侯戴公也驅馬悠悠言至于漕傳悠悠遠貌漕衛東邑箋云夫人願御者驅馬悠悠乎我欲至于漕大夫跋涉我心則憂傳草行曰跋水行曰涉箋云跋涉

者衛大夫來告難於許時音義

驅如字協韻亦音丘跋蒲末反韓詩云不由蹊

遂而涉曰跋疏正義曰夫人言已欲驅馳而往歸於宗涉難乃旦反國以弔唁衛侯故願御者馳馬悠悠然

而遠行我欲疾至於漕邑我所以思願如是者以衛大夫跋涉而告難於我我心則憂閔其亡傷不能救故且驅馳而唁之鄭惟載之言則爲異餘同傳正義曰昭二十五年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侯唁公于野井穀梁傳曰弔失國曰唁唁公不得入于魯是也此據失國言之若對弔死曰弔則弔生曰唁何人斯云不入唁我左傳曰齊人獲臧堅齊侯使夙沙衛唁之服虔云弔生曰唁以生見獲故唁之也左傳云跋涉山川則跋者山行之名也言草行者跋本行草之名故傳曰反首芟舍以行山必有草故山行亦曰跋

既不我嘉不能旋反傳不能旋反我思也箋云既盡嘉善也言許人不善我欲歸唁兄視爾不臧我思不遠傳不能遠衛也箋云爾女女許人也臧善也視女不施善

道救衛音義

臧子郎反遠于萬疏正義曰夫人既欲歸反注同協句如字唁而許大夫不聽故

責之云汝許人盡不善我欲歸唁其兄然不能旋反我心中之思使不思歸也既不得去而又責之言我視汝許大夫不施善道以救衛由此故我思不遠於衛恒欲歸唁之爾既不能救何以止我也

既不我嘉不能旋濟傳濟止也視爾不臧我思不閔傳

閔閉也音義

閔悲位反徐又方冀反

陟彼阿丘言采其蟲傳偏高曰阿丘蟲貝母也升至偏

高之丘采其蟲者將以療疾箋云升丘采貝母猶婦人

之適異國欲得力助安宗國也女子善懷亦各有行傳

行道也箋云善猶多也懷思也女子之多思者有道猶

升丘采其蟲也許人尤之衆穉且狂傳尤過也是乃衆

幼穉且狂進取一槩之義箋云許人許大夫也過之者

過夫人之欲歸唁其兄音義

蟲音盲藥名也療力照反尤本亦作訖音同穉本又

作稚直吏反

疏

正義曰夫人既爲許人所止而不得歸故說已歸意以非之言有人升彼阿丘

槩古愛反

之上言欲采其蟲者欲得其蟲以療疾猶婦人適於異國亦欲得力助以安宗國然我言力助宗國似采蟲療疾是我女子之多思亦各有道理也既不能救思得暫歸許人守禮尤我言此許人之尤過者是乃衆童穉無知且狂狷之人也唯守一槩之義不知我宗國今人敗滅不與常同何爲以常禮止我也傳正義曰偏高阿丘

釋丘文李巡曰謂丘邊高苗貝母釋草文陸璣疏云蟲
今藥草貝母也其葉如枯棧而細小其子在根下如芋
子正白四方連累相著有分解是也箋正義曰夫人思
衛爲許所尤方宜開釋許人不宜自稱善思故許人尤
之明嫌其多思故云善猶多也此多思有道自夫人之
意言猶升丘采蟲者以經云亦各有行亦各不一之辭
明采蟲與已俱有道理故云亦各也然則此與上互相
明上言采蟲療疾猶已欲力助宗國此言已思有理則
采蟲亦有理矣傳正義曰論語云狂者進取注云狂者
進取仰法古例不顧時俗是進取一槩之義一槩者一
端不曉變通以常禮爲防不聽歸唁是童蒙而狂也箋
正義曰下云大君子故許人爲許大夫上章視爾不
臧箋云爾汝汝許人大夫亦由此也大夫而曰人者衆
辭下箋云君子國中賢者此獨云大夫者以言衆穉且
狂是責大夫之辭故不及國中賢者下以已情
恕而告之不必唯對國中大夫故兼言賢者焉

我行其野芄芄其麥傳願行衛之野麥芄芄然方盛長
箋云麥芄芄者言未收刈民將困也控于大邦誰因誰
極傳控引極至也箋云今衛侯之欲求援引之力助於
大國之諸侯亦誰因乎由誰至乎閔之故欲歸問之大
夫君子無我有尤箋云君子國中賢者無我有尤無過
我也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傳不如我所思之篤厚也
箋云爾女女衆大夫君子也音義

芄薄紅反於又符雄反長張文反控苦貢

反引夷忍反又夷刃反援于春反又音袁沈于萬反

疏正義曰夫人冀得歸唁說已往意我所以歸唁於衛

者我比欲行衛之野觀其芄芄然方盛之麥時未收刈
明民困苦閔其國民故欲往行之又欲問衛求援引之
力助於大國之諸侯亦由誰因乎由誰至乎我之歸唁
爲此而已爾許之大夫及國中君子無以我爲有過而
不聽問爾之過我由不思念於衛汝百衆大夫君子縱
有所思念於衛不如我所思之篤厚也由情不及已故
不聽我去耳箋正義曰此時宋桓公迎衛之遺民立戴
公是夫人所知不須問矣又於時十二月也草木已枯
野無生麥而云問所控引言欲觀麥者夫人志在唁兄
思歸訪問非是全不知也又思欲嚮衛得於三月四月
民饑麥盛之時出行其野不謂當今十二月也故鄭志
答趙商云狄人入衛其時明然戴公廬漕及城楚丘二
者是還復其國也許夫人傷宗國之滅又閔其民欲歸
行其野視其麥是時之憂患乃引日月而不得歸責以
冬夏與誰因誰極未通
於許夫人之意是也

載馳五章一章六句二章章四句一章六句一章
八句

鄘國十篇三十章百七十六句

毛詩注疏卷四

毛詩注疏卷四考證

鄘風柏舟章髦彼兩髦疏仍云兩髦者追本父母在之

飾也○

臣光型

按武公立于宣王十六年卒于平王

十三年在位五十五年其立之年已四十餘歲矣共伯爲武公兄既云蚤死則其死之年僖侯猶在故猶著兩髦非既葬去髦後追本而言也孔疏信史記之言其說非是

君子偕老章副笄六珈箋如今步搖上飾○詩補傳曰

鄭不言步搖之制蓋副上有垂珠步則搖未知步搖之身亦編髮爲之否也

臣光型

按後漢輿服志步搖

以黃金爲山題貫白珠爲桂枝相繆一爵九華熊虎赤羆天鹿辟邪南山豐大特六獸詩所謂副笄六珈者也

鬢髮如雲不屑髷也○鬢字說文作𦏧髷字周禮注作髷

是紕袷也○紕石經作紕說文作褰毛奇齡曰袷之從

半謂衣之半也如後之所稱半袖半臂者

桑中章美孟弋矣傳弋姓也○

臣照

按春秋襄公四年

夫人姒氏薨公羊傳作弋氏薨定公十五年姒氏卒
穀梁傳作弋氏卒姓苑弋姓出河東今蒲州有弋氏
朱子曰夏后氏之後也似弋姒同姓

美孟庸矣傳庸姓也○庸先儒皆云未詳

臣映斗

按庸

即鄘也漢志鄘皆作庸周末秦有庸芮漢有庸光又
有受古文尚書者爲膠東庸譚

鷦之奔奔章鷽之奔奔鷽之彊彊○禮記作鷽之賁賁
鷽之姜姜

定之方中章景山與京傳景山大山○

臣光型

按寰宇

記景山在澶州衛南縣東三里衛南隋時屬滑州唐
武德四年置澶州衛南屬之觀商頌云陟彼景山衛
地即商故都則景山固是山名曰大山非也

毛詩注疏卷四考證

謹案第二頁後六行疏亦是其常處刊本常訛堂
據毛本改

第七頁前七行傳可謂不善乎刊本可訛何據疏
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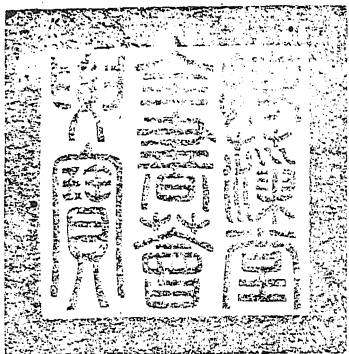
第二十頁前二行疏而為之溢四字複出疑衍

第二十八頁前五行疏相較甚異刊本較訛覺異
訛矣今改

第四十二頁後一行二章章四句刊本二章下脫

章字據石經增

考證第二頁後一行鵲之彊彊刊本彊訛彊今改



覆校官編修臣朱依魯

校對官檢討臣陳夢元

謄錄監生臣潘承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毛詩注疏卷五

六

詳校官祭酒

臣
韋謙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八百十七

經部

毛詩注疏卷五

漢鄭氏箋 唐陸德明音義 孔穎達疏



衛

序淇奧美武公之德也有文章又能聽其規諫以禮
自防故能入相于周美而作是詩也音義

淇奧上音其下音於

六反一音烏報反淇水名奧隈也疏正義曰作淇奧
草木疏云奧亦水名相息亮反詩者美武公之

德也既有文章又能聽臣友之規諫以禮法自防閑故能入相於周為卿士由此故美之而作是詩也沔水箋云規者正圓之器也司諫注云以義正君曰規然則方圓者度之準禮義者德之則正圓以規使依度猶正君以禮使入德故謂之規諫也諫干也干君之意而告之卒章傳曰重較卿士之車則入相為卿士也賓之初筵云武公既入而作是詩也則武公當幽王之時已為卿士矣又世家云武公將兵佐周平戎甚有功平王命為公則平王之初未命為公亦為卿士矣此云入相于周不斥其時之王或幽或平未可知也若平王則為公而云卿士者卿為典事公其兼官故顧命注公兼官以六卿為正次是也言美武公之德總叙三章之義也有文章即有斐君子是也聽其規諫以禮自防即切磋琢磨金錫圭璧是也入相於周即充耳會弁猗重較兮是也其餘皆是武公之德從可知也序先言聽諫自防乃言入相於周者

以先說在國之德乃言入相經亦先言其德盛聽諫
後陳卿士之車服為事次也諸言美者美所施之政
教此則論質美德盛學問自修乃言美其身之德故
叙者異其文也案世家云武公以其賂賂王以襲攻
共伯而殺兄篡國得為美者美其逆取順守德流於
民故美之齊桓晉文皆篡弑而立終建大功亦皆類
也

瞻彼淇奧綠竹猗猗傳興也奧隈也綠王芻也竹篇竹
也猗猗美盛貌武公質美德盛有康叔之餘烈有匪君
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傳匪文章貌治骨曰切象曰磋
玉曰琢石曰磨道其學而成也聽其規諫以自修如玉

石之見琢磨也瑟兮僊兮赫兮咺兮傳瑟矜莊貌僊寬大也赫有明德赫赫然咺威儀容止宣著也有匪君子

終不可諼兮傳諼忘也音義

綠竹並如字綠爾雅作菴音同韓詩竹作薄音徒沃

反云薄篇疏也石經同猗於宜反隈鳥迴反孫炎云水曲中也芻初俱反郭璞云今呼白脚莎莎音蘇禾反一

云即菴蓐草也蓐音辱篇本亦作扁匹善反又音篇郭匹殄反一音布典反竹音如字又勅六反韓詩作筑音

同郭云似小藜赤莖節好生道旁可食又殺蟲草木疏云有草似竹高五六尺洪水側人謂之菴竹也匪本又

作斐同芳尾反下同韓詩作邠美貌也磋七何反琢陟角反磨本又作摩莫何反僊遐板反韓詩云美貌說文

云武貌赫呼白反咺況晚反韓詩疏正義曰視彼淇水作宣宣顯也諼況元反又況遠反疏隈曲之內則有王

芻與篇竹猗猗然美盛以興視彼衛朝之上則有武公
質美德盛然則王芻篇竹所以美盛者由得淇水浸潤
之故武公所以德盛者由得康叔之餘故又言此有
斐然文章之君子謂武公能學問聽諫以禮自修而成
其德美如骨之見切如象之見磋如玉之見琢如石之
見磨以成其實器而又能瑟兮顏色矜莊憺兮容裕寬
大赫兮明德外見咺兮威儀宣著有斐然文章之君子
盛德之至如此故民稱之終不可以忘兮傳正義曰隩
隈釋丘文孫炎曰隈水曲中也又云厓內為隈李廵曰
厓內近水為隩是也陸璣云淇隩二水名以毛云隩隈
為誤此非也爾雅所以訓此而云隩隈明非毛誤釋草
云葇王芻舍人曰葇一名王芻某氏曰葇鹿蓐也又曰
竹篇蓄李廵曰一物二名郭璞曰似小藜赤莖節好生
道傍可食此作竹篇竹字異音同故孫炎某氏皆引此
詩明其同也陸璣云綠竹一草名其莖葉似竹青綠色
高數尺今淇隩傍生此人謂此為綠竹此說亦非也詩

有終朝采綠則綠與竹別草故傳依爾雅以為王芻與篇竹異也二章綠竹青青傳云茂盛卒章綠竹如簣傳云積也言茂盛似如積聚亦為美盛也又云有康叔之餘烈者烈業也美武公之質美德盛有康叔之餘業即謂以淇水比康叔以隩內比衛朝以綠竹美盛比武公質美德盛也論語云斐然成章序曰有文章故斐為文章貌也釋器云骨謂之切象謂之磋玉謂之琢石謂之磨孫炎曰治器之名則此謂治器加功而成之琢石謂之論語注云切磋琢磨以成實器是也此其對例耳白圭之玷尚可磨則玉亦得稱磨也故下箋云圭璧亦琢磨之傳既云切磋琢磨之用乃云道其學而成也指解切磋之喻也又言磋琢磨之能聽其規諫以禮自修飾如玉石之見琢磨則惟解琢磨無切切磋矣此經文相似傳必知分為別喻者以釋訓云如切如磋道學也郭璞曰骨象須切為璞而為器人須學問以成德又云如禮記大學文同爾璞曰玉石之被琢磨猶人自修飾也如禮記大學文同爾

雅是其別喻可知瑟僖赫咺此四者皆言內有其德外見於貌大同而小異也瑟矜莊是外貌莊嚴也僖寬大是內心寬裕赫有明德赫然是內有其德故發見於外也咺威儀宣著皆言外有其儀明內有其德故釋訓與大學皆云瑟兮僖兮恂恂也赫兮咺兮威儀也以瑟僖者自矜持之事故云恂恂也言其嚴峻戰慄也赫咺者容儀發揚之言故言威儀也其實皆是威儀之事但其文互見故分之

瞻彼淇奧綠竹青青傳青青茂盛貌有匪君子充耳琇

瑩會弁如星傳充耳謂之瑱琇瑩美石也天子玉瑱諸

侯以石弁皮弁所以會髮箋云會謂弁之縫中飾之以

玉皦皦而處狀似星也天子之朝服皮弁以日視朝瑟

兮間兮赫兮咍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

音義青子反本或

作菁音同琇音秀沈又音誘說文作琇云石之次玉者

弋久反瑩音榮徐又音營又音瑩磨之瑩會古外反注

符用鄭注周禮則如字說文作體弁皮變反瑱天見反縫

同疏正義曰毛以為有斐然文章之君子謂武公其充

德而稱其服故宜入王朝而為卿相也鄭說在箋傳正

義曰案冬官玉人職云天子用全上公用龍侯用璚伯

用將鄭注云公侯四玉一石伯子男三玉二石由此言

之此傳云諸侯以石謂玉石雜也禮記云周弁殷尋夏

收言收者所以收髮則此言會者所以會髮可知箋正

義曰弁師云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璆注云會縫中也皮

弁之縫中每貫結五采玉十二以為飾謂之綦詩云會

弁如星又曰其弁伊綦是也此云弁武公所服非爵弁

是皮弁也皮弁而言會與弁師皮弁之會同故云謂弁之縫中也弁師上云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璫又曰諸侯及孤卿大夫之皮弁各以其等為之注云皮弁則侯伯璫飾七子男璫飾五玉亦三采武公本畿外諸侯入相於周自以本爵為等則玉用三采而璫飾七故云飾之以玉璫璫而處狀似星若非外王諸侯事王朝者則卿璫飾六大夫璫飾四及諸侯孤卿大夫各依命數並玉用二采其韋弁飾與皮弁同此皮弁天子視朝之服玉藻云天子皮弁以日視朝是也在朝君臣同服故言天子之朝也諸侯亦皮弁以視朝以序云入相於周故為之服在王朝

瞻彼淇奧綠竹如簣傳簣積也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傳金錫鍊而精圭璧性有質箋云圭璧亦琢磨

四者亦道其學而成也寬兮綽兮猗重較兮傳寬能容

衆綽緩也重較卿士之車箋云綽兮謂仁於施舍善戲

謔兮不為虐兮傳寬緩弘大雖則戲謔不為虐矣箋云

君子之德有張有弛故不常矜莊而時戲謔音義責綽

昌若反猗於綺反依也重直恭反注同較古岳反車兩

傍上出軾者施如字又詩豉反又式氏反謔香略反弛

本亦作施正義曰言有斐然文章之君子謂武公器

同式氏反疏德已成鍊精如金錫道業既就琢磨如圭

璧又性寬容兮而情綽緩兮既外修飾而內寬弘入相

為卿士倚此重較之車兮實稱其德也又能善戲謔兮

而不為虐兮言其張弛得中也傳正義曰此與首章互

文首章論其學問聽諫之時言如器未成之初須琢磨

此論道德既成之時故言如圭璧已成之器傳以金錫
言其質故釋之言此已鍊而精圭璧舉已成之器故本
之言性有質亦互文也言金錫有其質鍊之故益精圭
璧有其實琢磨乃成器故箋云圭璧亦琢磨四者亦道
其學而成也卿士之車者序云入相於周而此云猗重
較分故云卿士之車輿人注云較兩轎上出軾者則較
謂車兩傍今謂之平較案大車以子男入為大夫得乘
子男車服則此重較謂侯伯之車也但周禮無重較單
較之文箋正義曰仁於施舍謂有仁心於施恩惠舍勞
後左傳曰喜有施舍是也俗本作人字者誤定本作仁

淇奧三章章九句

序考槃刺莊公也不能繼先公之業使賢者退而窮

處箋窮猶終也音義

槃薄疏正義曰作者槃詩者刺
寒反莊公也刺其不能繼其

先君武公之業修德任賢乃使賢者退而終處於澗
阿故刺之言先君者雖今君之先以通於遠要刺不
承繼者皆指其父故晨風云忘穆公之業又曰棄先
君之舊臣先君謂穆公也此刺不能繼先君之業謂
武公也經三章皆是也箋正義曰不以澗阿為窮處
者以經皆賢者怨君之辭而言成樂在澗成其樂之
所在是終處之義
故以窮為終也

考槃在澗碩人之寬傳考成槃樂也山夾水曰澗箋云
碩大也有窮處成樂在於此澗者形貌大人而寬然有
虛乏之色獨寐寤言永矢弗諼傳云寤覺永長矢誓諼
忘也在澗獨寐覺而獨言長自誓以不忘君之志志在

窮處故云然音義

樂音洛下同夾古洽反覺交孝反又

如疏

正義曰此篇毛傳所說不明但諸言碩人者傳皆以為大德之人卒章碩人之軸傳訓軸為進則是

大德之人進於道德也推此而言則寬邁之義皆不得與箋同矣王肅之說皆述毛傳其注云窮處山澗之間

而能成其樂者以大人寬博之德故雖在山澗獨寐而覺獨言先王之道長自誓不敢忘也美君子執德弘信

道篤也歌所以詠志長以道自誓不敢過差其言或得傳旨今依之以為毛說鄭以為成樂在於澗中而不仕

者是形貌大人寬然而有虛乏之色既不為君用饑乏退處故獨寐而覺則言長自誓不忘君之志莊公不用

賢者反使至饑困故刺之傳正義曰山夾水曰澗釋山文也傳以澗為窮處下文阿陸亦為窮處矣故釋地云

大陵曰阿而下傳曰曲陵曰阿以大雅云有卷者阿則阿有曲者於隱遯為宜釋地又云高平曰陸大陸曰阜

則陸與阜類亦可以隱居也箋正義曰此經言考槃文連在澗明碩人成樂在於此澗謂成此樂而不去所謂終處也以寬邁及軸言碩人之饑狀則碩人是其形也故云形貌大人不以寬為寬德者以卒章言軸為病反以類此故知為虛乏之色也不論其有德之事者以怨君不用賢有德可知故不言也長自誓者賢者志欲終處於此澗而不仕君朝故云然若其更有仕心則不復自誓矣

考槃在阿碩人之邁傳曲陵曰阿邁寬大貌箋云邁饑意獨寐寤歌永矢弗過箋云弗過者不復入君之朝也

音義

邁苦禾反韓詩作過過美貌過古禾反注同崔古臥反復符又反下同

考槃在陸碩人之軸傳軸進也箋云軸病也獨寐寤宿

永矢弗告傳無所告語也箋云不復告君以善道音義

軸毛音迪鄭直疏傳正義曰傳軸為迪釋詁云迪進也
六反語魚據反疏箋以與陸為韻宜讀為逐釋詁云逐

病逐與軸蓋古今字異

考槃三章章四句

序碩人閔莊姜也莊公惑於嬖妾使驕上僭莊姜賢

而不答終以無子國人閔而憂之音義嬖補意反上時掌反僭作

念疏正義曰嬖妾謂州吁之母惑者謂心所嬖愛使
反疏情迷惑故夫人雖賢不被答遇經四章皆陳莊

姜宜答而君不親幸是為國人閔而憂之

碩人其頎衣錦聚衣傳頎長貌錦文衣也夫人德盛而
尊嫁則錦衣加聚襜箋云碩大也言莊姜儀表長麗佼
好頎頎然聚禪也國君夫人翟衣而嫁今衣錦者在塗
之所服也尚之以禪衣為其文之大著齊侯之子衛侯
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譚公維私傳東宮齊太子也
女子後生曰妹妻之姊妹曰姨姊妹之夫曰私箋云陳
此者言莊姜容貌既美兄弟皆正大音義頎其機反衣
錦於既反注
夫人衣翟今衣錦同聚苦迥反徐又孔穎反說文作𦃟
泉屬也襜昌占反校本又作姣古卯反下同禪音丹為

于偽反大音泰下天子同舊音勅賀疏正義曰毛以為反邢音形姬姓國譚徒南反國名其大德之人其

貌頎頎然長美衣此文錦之服而上加以褰襜之禪衣在塗服之以來嫁者乃是齊侯之子嫁為衛侯之妻又

是東宮太子之妹嫡夫人所生為邢侯之姨而譚公又是其私容貌既美父母兄弟正大如此君何為不答之

也鄭以碩人為形貌碩大為異傳正義曰猗嗟云碩而長兮孔世家云頎然而長故為長貌下箋云教教猶頎

頎也與此相類故亦為長貌以類宜重言故箋云頎頎然也王制云錦文珠玉書傳云衣文錦故知錦文衣也

以碩為大德錦衣為在塗之服故云夫人德盛而尊嫁則錦衣經言衣錦褰衣上衣謂衣著下衣為衣服毛云

衣錦褰衣對裳錦褰裳裳非著名故箋云裳用錦與此異也褰亦禪而在上故云加之以褰褰箋正義曰言莊

姜儀容表狀乃長大而佳麗又佼莊美好頎頎然也王藻云禪為絢故知褰禪衣也又解國君夫人當翟衣而

嫁今言錦衣非翟衣則是在塗之所服也錦衣所以加
襲者為其文之大著也故中庸云衣錦尚絅惡其文之
太著是也此夫人錦衣為在塗之服毛云錦衣錦裳庶
人之妻嫁時之服非為在塗與夫人異也士婚禮云女
次紵衣纁袖士禮故不用錦衣庶人之妻得與夫人同
者賤不嫌也傳正義曰太子居東宮因以東宮表太子
故左傳曰娶於東宮得臣之妹服虔云得臣齊世子名
居東宮是也繫太子言之明與同母見夫人所生之貴
故箋云兄弟皆正大經無弟而言弟者協句也釋親云
男子謂女子先生為姊後生為妹妻之姊妹同出為姨
女子謂姊妹之夫為私孫炎曰同出俱已嫁也私無正
親之言然則謂吾姨者我謂之私邢侯譚公皆莊姜姊
妹之夫互言之耳春秋譚子奔莒則譚
子爵言公者蓋依臣子之稱便文耳

手如柔荑傳如荑之新生膚如凝脂傳如脂之凝頰如

蝤蛸傳領頸也蝤蛸蝓蟲也齒如瓠犀傳瓠犀瓠瓣蝤

首蛾眉傳螭首額廣而方箋云螭謂蜻蜻也巧笑倩兮

傳倩好口輔美目盼兮傳盼白黑分箋云此章說莊姜

容貌之美所宜親幸音義莫徒奚反螭似修反徐音曹

爾雅云蝤蛸螭螭螭螭螭音肥分反蠹音妬蝓音曷或音葛瓠戶

故反犀音西辦補遍反又蒲覓反沈又蒲閑反螭音秦

蛾我波反額蘇黨反蜻郭徐子盈反沈又慈性反方頭

有文王肅云如蟬而小倩本亦作倩七薦反韓詩云蒼

白色盼敷覓反徐又敷諫反韓詩云黑色也字林云美

目也匹間反疏傳正義曰以蕙所以柔新生故也若久

又匹覓反則不柔故知新生也如脂之凝者以脂

相依則是牙外之皮膚頰下之別名也故易云咸其輔
頰舌明輔近頰也而非頰也笑之貌美在於口輔故連
言之也

碩人教教說于農郊傳教教長貌農郊近郊箋云教教
猶頎頎也說當在禭禮春秋之禭讀皆宜同衣服曰禭
今俗語然此言莊姜始來更正衣服于衛近郊四牡有
驕朱幘鑣鑣翟茀以朝傳驕壯貌幘飾也人君以朱纒
鑣扇汗且以為飾鑣鑣盛貌翟翟車也夫人以翟羽飾
車茀蔽也箋云此又言莊姜自近郊既正衣服乘是車

馬以入君之朝皆用嫡夫人之正禮今而不答大夫夙

退無使君勞傳大夫未退君聽朝於路寢夫人聽內事

於正寢大夫退然後罷箋云莊姜始來時衛諸大夫朝

夕者皆早退無使君之勞倦者以君夫人新為妃耦宜

親親之故也音義

教五刀反說本或作稅毛始銳反舍也鄭作遜音遂驕起橋反憤孚云反

又符云反說文云馬纏鑣扇汗也鑣表驕反馬銜外鐵

也一名扇汗又曰排沫爾雅云鑣謂之鑣鑣音魚列反

沫音末第音弗朝直遙反注皆同適丁歷反本亦作疏

嫡夙退韓詩退罷也案禮記云朝廷曰退妃音配

正義曰毛以為有大德之人教教然其形貌長美其初

來嫁則說舍於衛之近郊而整其車飾則乘四牡之馬

驕驕然壯健以朱飾其鑣則鑣鑣然而盛美又以翟羽
為車之蔽其車馬之飾如此乃乘之以入君之朝既入
朝而諸大夫聽朝者皆為早退以君與夫人新為妃耦
宜相親幸無使君之勞倦此言莊姜容貌之美皆用嫡
夫人之正禮君何為不答之乎鄭以為形貌太人而佼
好長麗教教然欲至於國舍其在塗之服而更正衣服
於近郊乃馳車馬以入國不同傳正義曰以下云翟弗
以朝明此在國近郊毛於詩皆不破字明此說為舍孫
毓述毛云說之為舍常訓也箋正義曰類前章衣錦褰
衣謂在塗之服明至近郊更正翟衣而入國故為褻不
言聲之誤從可知此士喪禮云兄弟不以褻進雜記云褻
者曰寡君使其褻此禮之褻春秋文九年秦人來歸僖
公成風之褻隱元年公羊傳曰衣被曰褻穀梁傳曰衣
衾曰褻此春秋之褻也褻於農郊之褻與禮及春秋之
褻讀皆同也禮與春秋之褻謂之衣服曰褻贈死者故
何休云褻猶遺也以衣服可以遺人因謂衣服為褻雖

遺吉之衣服亦謂為褻今俗語猶然以禮文施於死者
故引俗語以證之傳云衣被衣衾此云衣服者以夫人
所更正而服之不必為衾也故云服服總名也前衣錦
褻衣在塗之服則此為夫人所嫁之服所嫁之服褻翟
之等也以近郊服之而入國故為更正衣服於衛近郊
又下言夫人車馬之飾明此為正其所著之正服也傳
正義曰以言朱幘朱為飾之物故幘為飾又解朱所飾
之狀故言人君以朱纒鑣扇汗且因以為馬之飾此纒
鑣之鑣自解飾之所施非經中之鑣也故又云鑣盛
貌言既以朱飾其鑣而四牡之馬鑣鑣而盛非謂唯鑣
之盛清人云駟介庶庶傳曰盛貌與此同也車之所以
有翟者夫人以翟羽飾車帟車蔽也婦人乘車不露見
車之前後設障以自隱蔽謂之帟因以翟羽為之飾巾
車注引詩乃云此翟蓋厭翟也厭翟次其羽使相迫
也重翟厭翟謂蔽是也釋大夫所以早退之意而兼言
夫人者以君聽外治夫人聽內職事與君皆同大夫退

然後罷故連言之玉藻云君日出而視朝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適小寢即是罷也又昏義曰天子聽外治后聽內職夫人之於國與后同故知聽內事於正寢雞鳴箋云蟲飛薨薨所以當起者卿大夫朝者且罷歸則似早退由君者以國之政事君與大夫之所謀若君早朝事朝畢若晚朝事晚畢故云卿大夫且罷歸是早晚由君也君出視朝事畢乃之路寢以待大夫之所諮決事之多少大夫所主故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罷明非由於大夫要事畢否在大夫

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施畎潏潏鱣鮪發發葭莢揭揭庶姜孽孽庶士有揭傳洋洋盛大也活活流也畎魚罟潏潏施之水中鱣鯉也鮪鮓也發發盛貌葭蘆莢亂也揭

揭長也孽孽盛飾庶士齊大夫送女者竭武壯貌箋云

庶姜謂姪娣此章言齊地廣饒士女佼好禮儀之備而

君何為不答夫人音義

洋音羊徐又音祥活古閤反又如字眾音孤藏呼活反馬云大

魚罔目大豁豁也韓詩云流貌說文云凝流也鱣陟連反大魚口在頷下長二三丈江南呼黃魚與鯉全異鮪

于軌反似鱣大者名王鮪小者曰叔鮪沈云江淮間曰叔伊洛曰鮪海濱曰鮪發補末反馬云魚著罔尾發發

然韓詩作鱣葭音加茨他覽反王篇通敢反揭其謁反徐居謁反孽魚竭反徐五謁反韓詩作轍牛遏反長貌

竭欺列反徐起謁反韓詩作桀云健也罟音古鮪疏傳音洛蘆音蘆蘆五患反江東呼之烏蘆蘆音丘正

義曰釋器云魚罟謂之罟李巡曰魚罟捕魚具也鮪鯉鮪謂魚有二名釋魚有鯉鱣舍人曰鯉一名鱣郭璞

曰鯉今赤鯉魚也鱣大魚似鱣而短鼻口在頷下體有
邪行甲無鱗肉黃大者長二三丈今江東呼為黃魚即
是也釋魚又有鯉鮎孫炎曰鯉一名鮎郭璞曰鯉今鯉
額白魚鮎別名鯉江東通呼鮎為鯉舍人以鱣鯉為一
魚孫以鯉鮎為一魚郭璞以四者各為一魚陸璣云鱣
出江海三月中從河下頭來上鱣身形似龍銳頭口
在頷下背上腹下皆有甲縱廣四五尺今於盟津東石
磧上釣取之大者千餘斤可蒸為臠又可為鮓魚子可
為醬鮓魚形似鱣而青黑頭小而尖似鐵兜鍪口亦在
頷下其甲可以磨薑大者不過七八尺益州人謂之鱣
鮓大者為王鮓小者為鮓鮓一名鮓肉色白味不如鱣
也今東萊遼東人謂之鮓魚或謂之仲明仲明者樂浪
尉也溺死海中化為此魚如陸之言又以今語驗之則
鯉鮓鱣鮓皆異魚也故郭璞曰先儒及毛詩訓傳皆謂
此魚有兩名今此魚種類形狀有殊無緣強合之為一
物是郭謂毛傳為誤也葭蘆茨葍釋草文李巡曰分別

葦類之異名郭璞曰蘆葦也蘆似葦而小如李逖云蘆
蘆共為一草如郭云則蘆蘆別草大車傳曰莢離也蘆
之初生則毛意以葦莢為一草也陸璣云蘆或謂之荻
至秋堅成則謂之荻其初生三月中其心挺出其下本
大如箸上銳而細揚州人謂之馬尾以今語驗之則蘆
蘆別草也桓三年左傳曰凡公女嫁於敵國公子則下
卿送之於時齊衛敵國莊姜齊侯之子則送者下卿也
大夫卿之總名士者男子之大稱故云庶士齊大夫送
女者箋正義曰此為莊姜不見答而言則非曰國中之
女故為姪娣二者非一故稱衆也齊所以得有河者左
傳曰賜我先君之履西至於河是河在齊西北流也衛
境亦有河知此是齊地者以庶姜庶士類之知不據衛
之河也

碩人四章章七句

序氓刺時也宣公之時禮義消亡淫風大行男女無

別遂相奔誘華落色衰復相棄背或乃困而自悔喪

其妃耦故序其事以風焉美反正刺淫佚也音義氓

莫

耕反韓詩云美貌別彼列反華戶花反或音花復扶

又反背音佩喪息浪反妃音配風福鳳反佚音逸

疏正義曰言男女無別者若外言不入於閭內言不

出於閭是有別也今交見往來是無別也奔誘者

謂男子誘之婦人奔之也華落色衰一也言顏色之

衰如華之落也或乃困而自悔者言當時皆相誘色

衰乃相棄其中或有困而自悔棄喪其妃耦者故叙

此自悔之事以風刺其時焉美者美此婦人反正自

悔所以刺當時之淫佚也復相棄背以上總言當時

一國之事或乃困而自悔以下叙此經所陳者是困

而自悔之辭也上二章說女初奔男之事下四章言
因而自悔也言既遂矣至於暴矣是其困也躬自悼
矣盡亦已焉
哉是自悔也

氓之蚩蚩抱布貿絲傳氓民也蚩蚩者敦厚之貌布幣
也箋云幣者所以貿買物也季春始蠶孟夏賣絲匪來
貿絲來即我謀箋云匪非即就也此民非來買絲但來
就我欲與我謀為室家也送子涉淇至于頓丘傳丘一
成為頓丘箋云子者男子之通稱言民誘已已乃送之
涉淇水至此頓丘定室家之謀且為會期匪我愆期子

無良媒傳愆過也箋云良善也非我以欲過子之期子

無善媒來告期時將子無怒秋以為期傳將願也箋云

將請也民欲為近期故語之曰請子無怒秋以與子為

期音義

蚩尺之反貿莫豆反買也頻都寸反稱尺證疏反愆起度反字又作僞將七羊反語魚據反

正義曰毛以為此婦入言已本見誘之時有一民之善蚩蚩然顏色敦厚抱布而來云當買絲此民於時本心

非為來買絲但來就我欲謀為室家之道以買絲為辭以來誘已我時為男子所誘即送此子涉淇水至於頻

丘之地與之定謀且為會期男子欲即於夏中以為期已即謂之非我欲得過子之期但子無善媒來告其期

時近恐難可會故願子無怒於我與子秋以為期鄭唯以將為請為異其以時對面與之言宜為請傳正義曰

氓民之一名對文則異故遂人注云變民言氓異內外也氓猶懵懵無知貌是其別也其實通故下箋云言民誘已是也論語及靈臺注皆云民者冥也此婦人見棄乃追本男子誘已之時已所未識故以悠悠天下之民言之不取於冥與無知既求謀已與之相識故以男子之通稱言之送子涉淇將子無怒是也既因有廉恥之心以君子所近而託號之以望復關是也以婦人號夫為君子是其常稱故傳曰復關君子之所近又因男子告已云爾卜爾筮已亦答之云以爾車來也三章言士女者時賢者所言非男女相謂也士者亦男子之大號因賢者所言故四章言士貳其行也以蚩蚩言民之狀故云敦厚貌謂顏色敦厚已所以悅之外府注云布泉也其藏曰泉其行曰布取名於水泉其流行無不徧擅弓注云古者謂錢為泉布所以通布貨財泉亦為布也知此布非泉而言幣者以言抱之則宜為幣泉則不宜抱之也載師鄭司農云里布者布參印書廣二寸長二

尺以為幣貿易物引詩云抱布貿絲抱此布也司農之言事無所出故鄭易之云罰以一里二十五家之泉也此布幣謂絲麻布帛之布幣者布帛之名故鹿鳴云實幣帛筐篚是也箋正義曰月令季春云后妃齋戒以勸蠶事是季春始蠶孟夏云蠶事既畢分繭稱絲是孟夏有絲賣之也欲明此婦人見誘之時節故言賣絲之早晚以男子既欲為近期女子請之至秋明近期不過夏末則賣絲是孟夏也傳正義曰釋丘云丘一成為敦丘再成為陶丘三成為崑崙丘孫炎曰形如覆敦敦器似孟郭璞曰成猶重也周禮曰為壇三成又云如覆敦者敦丘孫炎曰丘一成之形象也郭璞曰敦孟也音煩與此字異音同箋正義曰子者有德之名此男子非能有德直以子者男子之通稱故謂之為子也上云來即我謀男就女來與之謀也今此送之故知至此煩丘定室家之謀又下云匪我愆期則男子於此與之設期也故知且為會期言且者兼二事也

乘彼塿垣以望復闕傳塿毀也復闕君子所近也箋云
前既與民以秋為期期至故登毀垣鄉其所近而望之
猶有廉恥之心故因復闕以託號民云此時始秋也不
見復闕泣涕漣漣傳言其有一心乎君子故能自悔箋
云用心專者怨必深既見復闕載笑載言箋云則笑則
言喜之甚爾卜爾筮體無咎言傳龜曰卜蓍曰筮體兆
卦之體箋云爾女也復闕既見此婦人告之曰我卜女
筮女宜為室家矣兆卦之繇無凶咎之辭言其皆吉又

誘定之以爾車來以我賄遷傳賄財遷徙也箋云女

復闕也信其卜筮皆吉故答之曰徑以女車來迎我我

以所有財遷徙就女也音義

境俱毀反垣音表近附近鄉許亮反本又作嚮

連音連泣貌筮市制反體如字韓詩作履履幸也咎其

九反著音尸繇直又反卦兆之辭也賄呼罪反徑經定

反疏

傳正義曰復闕者非人之名號而婦人望之故知其君子所近之地箋又申之猶有廉恥之心故因其

近復闕以託號此民故下云不見復闕既見復闕皆號

此民為復闕又知此時始秋者上云秋以為期下四章

桑之落矣為季秋三章桑之未落為仲秋故知此時始

秋也傳以經卜筮並言故兼云兆卦之體謂龜兆筮卦

也左傳曰其繇曰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是龜之繇

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藜是卦之繇也二者皆有繇辭此

男子實不卜筮而言皆吉無凶咎者又誘以定之前因質絲以誘之今復言卜筮以誘之故言又也

桑之未落其葉沃若于嗟鳩兮無食桑甚于嗟女兮無與士耽傳桑女功之所起沃若猶沃沃然鳩鶉鳩也食桑甚過則醉而傷其性耽樂也女與士耽則傷禮義箋云桑之未落謂其時仲秋也於是時國之賢者刺此婦人見誘故于嗟而戒之鳩以非時食甚猶女子嫁不以禮耽非禮之樂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箋云說解也士有百行可以功過相除至於婦人無

外事維以貞信為節音義

沃如字徐於縛反甚本又作
楷音甚桑實也耽都南反鵲

音骨樂音洛下疏

正義曰毛以為桑之未落之時其葉
則沃沃然盛以興已色未衰之時其

貌亦灼灼然美君子則好樂於已已與之耽樂時賢者
見已為夫所寵非禮耽樂故吁嗟而戒已言吁嗟鳩兮

無食桑甚猶吁嗟女兮無與士耽然鳩食桑甚過時則
醉而傷其性女與士耽過度則淫而傷禮義然耽雖士

女所同而女思於男故言士之耽兮尚可解說女之耽
兮則不可解說已時為夫所寵不聽其言今見棄背乃

思而自悔鄭以為男子既秋來見已已使之取車男子
既去當桑之未落其葉沃若仲秋之時國之賢者刺已

見誘故言吁嗟鳩兮無得非時食甚吁嗟女兮無得非
禮與士耽士之耽兮尚可解說女之耽兮則不可解說

已時不用其言至季秋乘車而從之故今思而自悔傳
正義曰言桑者女功之所起故此女取桑落與未落以

興也言鳩鵲鳩者釋鳥云鵲鳩鵲某氏曰春秋云鵲

鳩氏司事春來冬去孫炎曰一名鳴鳩月令云鳴鳩拂

其羽郭璞曰似山鵲而小短尾青黑色多聲宛彼鳴鳩

亦此鳩也陸璣云班鳩也爾雅鳩類非一知此是鵲鳩

者以鵲鳩冬始去今秋見之以為喻故知非餘鳩也鳩

食甚過時者謂食之過多故醉而傷其性經直言無食

桑甚而云過時者以與士耽相對耽者過禮之樂則如

食桑甚過時矣女與士耽以過禮故為傷禮義則時賢

者戒女之過禮謂已為君子所寵過度不謂非禮之嫁

為耽也箋正義曰以上章初秋云以爾車來始令男子

取車下章季秋云漸車帷裳謂始適夫家則桑之未落

為仲秋明矣言士女則非自相謂之辭故知國之賢者

刺其見誘而戒之其時仲秋則無甚賢者禁鳩食之由

當時無也假有而食之為非時以非時之食甚以興非

禮之行嫁故云耽非禮之樂鄭志張逸問箋云耽非禮

之樂小雅云和樂且耽何謂也答曰禮樂者五聲八音之謂也小雅亦言過禮之盛和樂過禮之言也燕樂嘉賓過厚賢也不以禮耽者非禮之名故此禁女為之小雅論燕樂言作樂過禮以見厚意故亦言耽而文連和樂也士有大功則掩小過故云可以功過相除齊桓晉文皆殺親戚篡國而立終能建立高勲於周世是以功除過也

桑之落矣其黃而隕自我徂爾三歲食貧淇水湯湯漸車帷裳傳隕隋也湯湯水盛貌帷裳婦人之車也箋云桑之落矣謂其時季秋也復闕以此時車來迎已徂往也我自是往之女家女家乏穀食已三歲貧矣言此者

明已之悔不以女今貧故也惟裳童容也我乃渡深水
至漸車童容猶冒此難而往又明已專心於女女也不
爽士貳其行傳爽差也箋云我心於女故無差貳而復
闕之行有二意士也罔極二三其德傳極中也音義

韻

謹反湯音傷漸子康反注同漬也溼也惟位悲反隋
字又作墮唐果反冒音墨難乃旦反行下孟反注同疏
正義曰毛以為桑之落矣之時其葉黃而隕墜以興婦
人年之老矣之時其色衰而彫落時君子則棄已使無
以自託故追說見薄之漸言自我往爾男子之家三歲
之後貧於衣食而見困苦已不得其志悔已本為所見
誘涉湯湯之淇水而漸車之帷裳而往今乃見棄所以
自悔也既追悔本之見誘而又怨之言我心於汝男子

也不為差貳而士何謂二三其行於已也士也行無中正故二三其德及年老而棄已所以怨也鄭以為婦人言已本桑之落矣其黃而隕之時當季秋之月我往之爾家自我往女家時已聞汝家三歲以來乏於穀食已貧矣我不以女貧之故猶涉此湯湯之淇水漸車之帷裳冒難而來言已專心於汝如是今而見棄所以悔也餘同傳正義曰傳以大夫之車立乘有蓋無帷裳此言帷裳者婦人之車故也傳於上章以桑為女功所起為興此桑落黃隕亦興也其黃而隕既興顏色之衰則食貧在已衰之後言自我祖爾三歲食貧謂至夫家三歲之後始貧乏於衣食漸不得志乃追悔本冒漸車之難而來也故王肅曰言其色黃而隕墜也婦人不慎其行至於色衰無以自託我往之汝家從華落色衰以來三歲食貧矣貧者乏食飢而不充喻不得志也箋正義曰月令季秋草木黃落故知桑之落矣其黃而隕其時季秋也上使以爾車來不見其迎之事此言漸車涉水是

始往夫家故知復闕以此時車來迎已也此始嚮夫家
已言自我徂爾三歲食貧故以為自我往之汝家之時
汝家乏穀食已三歲貧矣我猶渡水而來此婦人但當
悔其來耳而言穀食先貧者於時君子家貧恩意之情
遇已漸薄已遭困苦所以悔言已先知此貧而來明已
之悔不以汝今貧乏故直以二三其德恩意疏薄故耳
幃裳一名童容故中車云重翟厭翟安車皆有容蓋鄭
司農云容謂檐車山東謂之裳韋或曰童容以幃幃車
之傍如裳以為容飾故或謂之幃裳或謂之童容其上
有蓋四傍垂而下謂之檐故雜記曰其輅有襜注云襜
謂輦甲邊緣是也然則童容與檐別司農云謂檐車者
以有童容上必有檐故謂之為檐車也此唯婦人之車
飾為然故士昏禮云婦車亦如之有檐是也幃裳在傍
渡水則溼言已雖知汝貧猶尚冒此深水漸車之難而
來明已專心於汝故責復闕有二意也

三歲為婦靡室勞矣傳云靡無也無居室之勞言不以

婦事見困苦有舅姑曰婦夙興夜寐靡有朝矣箋云無

有朝者常早起夜臥非一朝然言已亦不解情言既遂

矣至于暴矣箋云言我也遂猶久也我既久矣謂三歲

之後見過浸薄乃至見酷暴兄弟不知啞其笑矣傳啞

啞然笑箋云兄弟在家不知我之見酷暴若其知之則

啞啞然笑我靜言思之躬自悼矣傳悼傷也箋云靜安

躬身也我安思君子之遇已無終則身自哀傷音義解

懈浸子鵲反咥許意反又音熙笑也又一音疏正義曰
許四反說文云大笑也虛記反又大結反音疏婦人追
說已初至夫家三歲為婦之時顏色未衰為夫所愛無
室家之勞謂夫不以室家婦事以勞於已時夫雖如此
已猶不恃寵自安常自早起夜臥無有一朝一夕而自
解情我已三歲之後在夫家久矣漸見疏薄乃至於酷
暴矣我兄弟不知我之見遇如此若其知之則咥然
其笑我矣我既本為夫所誘遇已不終安靜而思之身
自哀傷矣箋正義曰公羊傳曰稱婦有姑之辭傳以國
君無父故云有姑其實婦亦對舅故士昏禮云贊見婦
于舅姑是也

及爾偕老老使我怨箋云及與也我欲與女俱至於老
老乎汝反薄我使我怨也淇則有岸隰則有泮傳泮坡

也箋云泮讀為畔畔涯也言淇與隰皆有厓岸以自拱
持今君子放恣心意曾無所拘制總角之宴言笑晏晏
信誓旦旦傳總角結髮也晏晏和柔也信誓旦旦然箋
云我為童女未笄結髮晏然之時汝與我言笑晏晏然
而和柔我其以信相誓旦旦耳言其懇惻欸誠不思其
反箋云反復也今老而使我不念復其前言反是不
思亦已焉哉箋云已焉哉謂此不可奈何死生自決

之辭音義

泮音判坡本亦作陂北皮反澤陂詩傳云障也呂忱北髮反云陂陂也亦所以為隰之限

域也本或作破字未詳觀王述意似作陂拱俱勇反本
又作共音同宴如字本或作州者非旦說文作思思懇
起狠反惻本亦疏正義曰言男子本謂已云與汝為夫
作懇楚力反婦俱至於老不相棄背何謂今我既
老反薄我使我怨何不念其前言也然淇則有岸隰則
有泮以自拱持今君子反薄而棄已放恣心意曾無所
拘制言淇隰之不如本我總角之宴然幼穉之時君子
與已言笑晏晏然和柔而相親與已為信誓許偕至於
老耄旦旦然懇惻欵誠如是及今老而使我怨是曾不
思念復其前言而棄薄我我反復是君子不思前言之
事則我亦已焉哉無可奈何箋正義曰以下云不思其
反責其不念前言則男子之初與婦人有期約矣則此
及爾偕老男子之辭故箋述之云我欲與汝俱至於老
老乎汝反薄我使我怨也言反薄我明及爾偕老男子
之言也老者以華落色衰為老未必大老也傳正義曰
以隰者下溼猶如澤故以泮為陂澤陂傳云陂澤障是

也箋以泮不訓為陂故讀為畔以申傳也但毛氏於詩
無易字者故箋易之其義猶不異於傳也畔者水厓之
名以經云有岸有泮明君子之無也故云今君子放恣
心意曾無所拘制則非君子甫田云總角卅兮未幾見
兮哭而弁兮是男子總角未冠則婦人總角未笄也故
箋云我為童女未笄內則亦云男子未冠笄者總角衿
纓以無笄直結其髮聚之為兩角故內則注云收髮結
之甫田傳云總角聚兩髦也釋訓云晏晏柔也故此云
晏晏和柔又曰晏晏旦旦悔爽忒也謂此婦人恨夫差
貳其心變本言信故言此晏晏旦旦而自悔解言此之
意非訓此字也定本云旦旦猶怛怛箋正義曰箋言結
髮宴然之時解經總角之宴經有作卅者因甫田總角
卅兮而誤也定本作宴傳直云信誓旦旦然不解旦旦
之義故箋申之言旦旦者言懇惻為信誓以盡已欵誠
也今定本云曾不念復其前言俗本多誤復其前言者
謂前要誓之言守而不忘使可反覆今乃違棄是不思

念復其
前言也

氓六章章十句

序竹竿衛女思歸也適異國而不見答思而能以禮者也

籊籊竹竿以釣于淇傳興也籊籊長而殺也釣以得魚如婦人待禮以成為室家豈不爾思遠莫致之箋云我豈不思與君子為室家乎君子疏遠已已無由致此道

音義

籊他歷反釣音弔殺色界疏正義曰籊籊然長而反遠如字又于萬反注同殺之竹竿以釣於淇

必得魚乃成為善釣以興婦人嫁於夫必得禮乃成為室家今君子不以禮答已已豈不思與爾君子為室家乎但君子疏遠於已已無由致此室家之道耳

泉源在左淇水在右傳泉源小水之源淇水大水也箋云小水有流入大水之道猶婦人有嫁於君子之禮今水相與為左右而已亦以喻已不見答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箋云行道也女子有道當嫁耳不以不答而違

婦禮音義

遠于

疏

傳正義曰

泉源者

泉水初出

故云小

水之源

淇則衛地之川

故知大水箋

萬反

申說之言小水有流入大水合為一之道猶婦人於君子有相親幸之禮今淇水與泉源左右而已不相入猶

君子與已異處不相親
故以喻已之不見容

淇水在右泉源在左巧笑之瑳佩玉之儺傳瑳巧笑貌

儺行有節度箋云已雖不見容猶不惡君子美其容貌

與禮儀也音義

瑳七可反沈又七何反儺乃可反說文云行有節也惡烏路反

淇水滌滌檜楫松舟傳滌滌流貌檜栢葉松身楫所以

擢舟也舟楫相配得水而行男女相配得禮而備箋云

此傷已今不得夫婦之禮駕言出遊以寫我憂傳出遊

思鄉衛之道箋云適異國而不見容其除此憂維有歸

耳音義

慈音由檜古活反又古會反木名楫本又作檝子葉反徐音集方言云楫謂之撓或謂之擢釋

名云楫捷也撥水舟行捷疾也撓音疏傳正義曰釋木饒擢直教反鄉本又作嚮同許亮反疏云檜栢葉松身書作括字禹貢云栢榦括栢注云栢葉松身曰括與此一也言楫所以擢舟以喻女所以配男此不答之詩以舟楫喻男女故反而為興言舟楫相配得水而行男女相配得禮而備思鄉衛之道今定本思作斯或誤

竹竿四章章四句

序芄蘭刺惠公也驕而無禮大夫刺之箋惠公以幼

童即位自謂有才能而驕慢於大臣但習威儀不知

為政以禮音義

芄音丸本亦作丸芄蘭草名

疏

正義曰毛以為君子當柔潤溫良自

謂無知今而不然是為驕慢故二章章首一句及第四句是也下二句言有威儀是無禮也次二句言佩觿佩鞶明雖幼而行成人之事不當驕慢上四句是也而行成人之事當任用大臣不當驕慢上四句是也無禮亦下二句是也箋正義曰經言童子則惠公時仍幼童童者未成人之稱年十九以下皆是也閔二年左傳曰初惠公之即位也少杜預云蓋年十五六杜氏以傳言初衛宣公烝於夷姜生伋子為之娶於齊而美公娶之生壽及朔言為之娶於齊則宣公已即位也宣公以隱四年冬立假令五年即娶齊女至桓十二年見經凡十九年而朔尚有兄壽則宣公即位三四年始生惠公也故疑為十五六也且此自謂有才能則非身幼也經云能不我知是自謂有才能刺之而言容璵之美故知但習威儀不知為政以禮

芄蘭之支傳興也芄蘭草也君子之德當柔潤溫良箋

云芄蘭柔弱恒蔓延於地有所依緣則起興者喻幼穉
之君任用大臣乃能成其政童子佩觿傳觿所以解結
成人之佩也人君治成人之事雖童子猶佩觿早成其
德雖則佩觿能不我知傳不自謂無知以驕慢人也箋
云此幼穉之君雖佩觿與其才能實不如我衆臣之所
知為也惠公自謂有才能而驕慢所以見刺客兮遂兮
垂帶悸兮傳容儀可觀佩玉遂遂然垂其紳帶悸悸然
有節度箋云容容刀也遂瑞也言惠公佩容刀與瑞及

垂紳帶三尺則悻悻然行止有節度然其德不稱服音

義

蔓音萬佩蒲對反依字從入或作玉傍者非 觶許規反解結之器與音餘下佩韉與同悻其季反韓詩作

萃

垂貌紳音疏正義曰毛以為言芄蘭之支性柔弱阿身稱尺證反 讎以興君子之德當柔潤溫良今君之

德何以不溫柔而為驕慢以君今雖童子而佩成人之觶則當治成人之事當須溫柔何為今雖則佩觶而才

能不自謂我無知以驕慢人也君非直驕慢又不知為政當以禮而徒善其外飾使容儀可觀今佩玉遂遂分

垂其紳帶悻悻兮而內德不稱無禮以行之鄭以為言芄蘭之支以柔弱恒延蔓於地有所依緣則起以興幼

穉之君以幼時恒闇昧於政有所任用乃能成其德教君今幼弱何以不任用大臣君雖童子佩成人之觶則

當治成人之事君雖則佩觶欲治成人之事其才能實不如我衆臣之所知何故不任大臣而為驕慢矣不知

為政以禮徒善其威儀佩容刀與瑞玉及垂紳帶使行止有節度悻悻分而內無德以稱之傳正義曰釋草云萑芄蘭郭璞曰萑生斷之有白汁可啖陸璣疏云一名蘿摩幽州人謂之雀瓢以此草支葉柔弱序刺君驕慢故以喻君子之德當柔潤溫良箋正義曰以此大夫刺之而下云能不我知則刺其驕慢自專故易傳取其有所依緣以興幼穉當須任用大臣也傳正義曰內則云子事父母左佩小觶右佩大觶下別云男女未冠笄者故知成人之佩內則注云觶貌如錐以象骨為之是可以解結也又解童子而得佩成人之佩者由人君治成人之事故使得佩以早成其德故也尚書注云人君十二而冠佩為成人則似十二以上要人君雖未十二亦治成人之事不必至冠也此解觶以成人自當佩之不必國君為父母在乃服也下章鞶亦佩時有之舉以言焉不必國君常佩不自謂無知傳以此直責君驕慢言君於才能不肯自謂我無知箋正義曰箋以此大夫刺

之云能不我知則大夫自我也以君才能不如我所知因解其見刺之意由自謂有才能而驕慢大臣故刺之傳正義曰傳以此三者皆言分故各為其狀孝經曰容止可觀大東云韜韜佩璲璲本所佩之物因為其貌故言佩玉璲璲然帶之垂者唯有紳耳故知垂其紳帶也悻悻然有節度總三者之辭箋正義曰箋以容及璲與帶相類則皆指體言也故為容刀與璲知紳帶垂三尺者禮記玉藻云紳長制三尺是也行止有節度亦總三者之辭也定本云然其德不稱服

芄蘭之葉箋云葉猶支也童子佩韞傳韞玦也能射御則帶韞箋云韞之言沓所以彊沓手指雖則佩韞能不我甲傳甲狎也箋云此君雖佩韞與其才能實不如我

衆臣之所狎習容分遂分垂帶悸分音義

鞞失涉反 鞞本又作決音

同沓徒答反 彊苦侯反 甲如字 爾雅

疏

傳正義曰 傳云 鞞也者以禮及

詩言決拾車攻傳曰決鉤弦也 繕人注云 鞞挾矢時所

以持弦飾也

著右手巨指引士喪禮曰 鞞用正王棘若

釋棘則天子用象骨為之 著右臂大指以鉤弦 闔體大

射士喪注皆然 以士用棘故推以上用骨大射注諸侯

亦用象骨 以大夫用骨不必用象 彼注云 鉤弦與車攻

傳同則一也

拾一名遂 以韋為之 著於左臂 所以遂弦

與鞞別 鄭以禮無以鞞為 鞞者故易之為沓 士喪禮曰

續極二注云

極猶放弦也 以沓指放弦 令不挈也 生者

以朱韋為之 而三死用續 又二明不用也 知生用朱韋

而三者大射云

朱極三注云 以朱韋為之 食指將指 指無

名 指小指短 不用此是彊沓手指也 車攻云 決拾既飲

箋云 手指相比

比次亦謂巨指既著 鞞左臂加拾右手手指

又著咎而
相比次也

芄蘭二章章六句

序河廣宋襄公母歸于衛思而不止故作是詩也箋

宋桓公夫人衛文公之妹生襄公而出襄公即位夫

人思宋義不可往故作詩以自止疏正義曰作河廣詩者宋襄公母

本為夫所出而歸於衛及襄公即位思欲嚮宋而不能止以義不可往故作河廣之詩以自止也序言所

思之意經二章皆言義不得往之事箋正義曰左傳云公子頑烝於宣姜生文公及宋桓夫人故知文公

之妹襄公桓公之子故知襄公之母今定本無襄公之母四字然子無出母之道故知當桓公之時生襄

公而出今繫之襄公言母歸者明思而不止當襄公時故云襄公即位夫人思宋也所以義不得往者以夫人為先君所出其子承父之重與祖為一體母出與廟絕不可以私反故義不得也大戴禮及家語皆云婦有七出不順父母出為逆無子出為絕人世淫洩出為其亂族嬖妬出為其亂家有惡疾出為其不可供粢盛多口出為其離親盜竊出為其反義有三不去有所娶無所歸不去更三年喪不去前貧後富貴不去於今令犯七出雖在三不去之中若不順父母與淫無子亦出雖古亦應然以其終不可絕嗣與悖德故也諸侯之夫人雖無子不出以嬖妾既多不為絕嗣故易同人注云天子諸侯后夫人不出是也知者以春秋魯夫人無子多矣皆不出若犯餘六出則去故雜記有出夫人禮又春秋杞伯姬來歸及此宋桓夫人皆是也王后犯出則廢之而已皆不出非徒無子故易鼎卦注云嫁於天子雖失禮無出道遠

之而已以天子天下為家其后無所出故也

誰謂河廣一葦杭之傳杭渡也箋云誰謂河水廣與一

葦加之則可以渡之喻狹也今我之不渡直自不往耳

非為其廣誰謂宋遠跂予望之箋云予我也誰謂宋國

遠與我跂足則可以望見之亦喻近也今我之不往直

以義不往耳非為其遠音義葦韋鬼反杭戶郎反與音餘下遠與同狹音洽為于

偽反跂疏箋正義曰言一葦者謂一束也可以浮之水邱啟反上而渡若浮戕然非一根葦也此假有渡者

之辭非喻夫人之嚮宋渡河也何者此文公之時衛已在河南自衛適宋不渡河宋去衛甚遠故杜預云宋今

梁國睢陽縣也言跂足可見是喻近也言亦者以喻宋近猶喻河狹故俱言亦定本無亦字義亦通

誰謂河廣曾不容刀箋云不容刀亦喻狹小船曰刀誰

謂宋遠曾不崇朝箋云崇終也行不終朝亦喻近音義

刀如字字書作舠疏箋正義曰上言一葦浮棹之小此說文作舠並音刀刀宜為舟舠之小故云小船曰刀說文作舠舠小船也字異音同劉熙釋名云二百斛以上曰舠三百斛曰刀江南所謂短而廣安不傾危者也

河廣二章章四句

序伯兮刺時也言君子行役為王前驅過時而不反

為箋衛宣公之時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伯也為

王前驅久故家人思之音義

為于偽反又如字注下為王並同從王伐鄭讀

者或連下伯疏

正義曰此言過時者謂三月一時穀也為句者非梁傳伐不踰時故何草不黃箋云古

者師出不踰時所以厚民之性是也此叙婦人所思之由經陳所思之辭皆由行役過時之所致叙言為

王前驅雖辭出於經總叙四章非指一句也箋正義曰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春秋拒五年經也時當

宣公故云衛宣公之時服虔云言人者時陳亂無君則三國皆大夫也故稱人公羊傳曰其言從王伐鄭

何從王正也鄭答臨碩引公羊之文言諸侯不得專征伐有從天子及伯者之禮然則宣公從王為得其

正以兵屬王節度不由於衛君而以過時刺宣公者諸侯從王雖正其時天子微弱不能使衛侯從已而

宣公自使從之據其君子過時不反實宣公之由故主責之宣公而云刺時者也

伯兮揭兮邦之桀兮傳伯州伯也揭武貌桀特立也箋

云伯君子字也桀英傑言賢也伯也執及為王前驅傳

及長丈二而無刃箋云兵車六等軫也戈也人也及也

車戟也酋矛也皆以四尺為差音義揭邱列反桀其列反及市朱反長如

字又直亮反軫本亦作輶之疏傳正義曰言為王前驅
忍反酋在由反發聲矛音謀則非賤者今言伯兮故

知為州伯謂州里之伯若牧下州伯則諸侯也非衛人
所得為諸侯之州長也謂之伯者伯長也內則云州史

獻諸州伯州伯命藏諸州府彼州伯對閭史閭府亦謂
州里之伯桀者俊秀之名人莫能及故云特立箋正義

曰伯仲叔季長幼之字而婦人所稱云伯也宜呼其字
不當言其官也此在前驅而執兵則有勇力為車右當

亦有官但不必州長為之竭為武貌則傑為有德故云英傑傑亦特立與傳一也傳正義曰考工記云及長尋有四尺尋八尺又加四尺是大二也治氏為戈戟之刃不言及刃是無刃也箋正義曰因及是兵車之所有故歷言六等之差考工記曰兵車六等之數車軫四尺謂之一等戈柅六尺有六寸既建而迤崇於軫四尺謂之二等人長八尺崇於戈四尺謂之三等及長尋有四尺崇於人四尺謂之四等車戟常崇於及四尺謂之五等酋矛常有四尺崇於戟四尺謂之六等是也彼注云戈及戟矛皆挿車軹此云執之者在車當挿軹則執之此據用以言也又盧人先言戈及車戟酋矛夷矛之長短乃云攻國之兵又云六建既備車不反覆注云六建五兵與人也則六建於六等不數軫而數夷矛不引之者因六等自軫歷數人及以上為差之備故引之六等者自地以上數之其等差有六故注云法易之三才六畫非六建也建者建於車上非車上所建也凡兵車皆有

六建故廬人先言戈及車戟首矛夷矛乃云攻國之兵
又云六建既備六建在車明矣但記者因首矛夷矛同
為矛稱故自軫至矛為六等象三才之六畫故不數夷
矛其實六建與六等一也若自戈以上數為六等則人
於六建不處其中故鄭云車有天地之象人在其中焉
明為由此故自軫數之以戈軫為地材人及為人材矛
戟為天材人處地上故在及下如此則得其象矣或以
為凡兵車則六建前驅則六等知不然者以考工記兵
車六等之數鄭云此所謂兵車也明兵車皆然非獨前
驅也前驅在車之右其當有勇力以用五兵不得無夷
矛也司兵云掌五兵鄭司農云五兵者戈及戟首矛夷
矛又曰軍事建車之五兵注云車之五兵司農所云者
是也步卒之五兵則無夷矛而有弓矢則前驅非步卒
兵有夷矛明矣知步卒五兵與在車不同者司右云凡
國之勇力之士能用五兵者屬焉注云勇力之士屬焉
者選右當於中司馬灋云弓矢及矛戈戟相助凡五兵

長以衛短短以救長以司兵云建車之五兵則步卒五兵與車兵異矣夷矛長非步卒所宜用故以司馬灋五兵弓矢及矛戈戟當之車之五兵云建與六建文同故以司農所云戈及戟首矛夷矛當之勇力之士屬司右選右當於中則仍是步卒未為右也故以步卒五兵解之步卒無夷矛數弓矢為五兵在車則六建除人即五兵以弓矢不在建中故不數也其實兵車皆有弓矢故司弓矢云唐大利車戰野戰枉矢絜矢用諸守城車戰又擅弓注云射者在左又左傳曰前驅歛矢射而殺之是皆有弓矢也

自伯之東首如飛蓬傳婦人夫不在無容飾豈無膏沐

誰適為容傳適主也音義

適都歷反注同為于偽反或如字

疏

正義曰此時從

王伐鄭鄭在衛之西南而言東者時蔡衛陳三國從王伐鄭則兵至京師乃東行伐鄭也上云為王前驅即云

自伯之東明從王為前驅而東
行故據以言之非謂鄭在衛東

其雨其雨杲杲出日傳杲杲然日復出矣箋云人言其

雨其雨而杲杲然日復出猶我言伯且來伯且來則復

不來願言思伯甘心首疾傳甘厭也箋云願念也我念

思伯心不能已如人心嗜欲所貪口味不能絕也我憂

思以生首疾音義果古老反出如字沈推類反復扶又
反下同厭於豔反下同嗜市志反思

息嗣疏

正義曰毛於二子乘舟傳曰願每也則此願亦
為每言我每有所言則思念於伯思之厭足於

心由此故生首疾傳正義曰謂思之不已乃厭足於心
用是生首疾也凡人飲食口甘遂至於厭足故云甘厭

也箋正義曰箋以甘心者思之不能已如口味之甘故左傳云請受而甘心焉始欲取以甘心則甘心未得為厭故云我念思伯心不能已如人心嗜欲甘口不能絕甘與子同夢義亦然

烏得諼草言樹之背傳諼草令人忘憂背北堂也箋云

憂以生疾恐將危身欲忘之願言思伯使我心瘁傳瘁

病也音義

烏於虔反諼本又作萱況爰反說文作蕙云令人忘憂也或作諼背音佩沈又如字令力

呈反忘亡向反又如字瘁音每又音悔

疏正義曰毛以為君子既過時不反已思之至甚既生首疾恐以

危身故言我憂如此何處得一忘憂之草我樹之於北堂之上冀觀之以忘憂伯也既久而不來每有所言思此伯也使我心病鄭以願為念為異傳正義曰諼訓為忘非草名故傳本其意言烏得諼草謂欲得令人善忘

憂之草不謂諛為草名故釋訓云諛忘也孫氏引詩云
焉得諛草是諛非草名也背者嚮北之義故知在北婦
人欲樹草於堂上冀數見之明非遠地也婦入所常處
者堂也故知北堂士昏禮云婦洗在北堂有司徹云致
爵于主婦主婦北堂注皆云北堂房半以北為北堂堂
者房室所居之地總謂之堂房半以北為北堂房北以
南為南堂也昏禮注云洗南北直室東隅東西直房戶
與隅間謂在房室之內也此欲樹草蓋在房室之北堂
者總名房外內
皆名為堂也

伯兮四章章四句

序有狐刺時也衛之男女失時喪其妃耦焉古者國
有凶荒則殺禮而多昏會男女之無夫家者所以育

人民也箋育生長也音義

狐音胡喪息浪反下注同
如音配下注同殺所戒反

又所例反所以育人民也本

疏

正義曰作有狐詩者
刺時也以時君不殺

民隨時殺禮為昏至使衛之男女失年盛之時為昏
而喪失其妃耦不得早為室家故刺之以古者國有
凶荒則減殺其禮隨時而多昏會男女之無夫家者
使為夫婦所以蕃育人民刺今不然男女失時謂失
男女年盛之時不得早為室家至今久而無匹是喪
其妃耦非先為妃而相棄也與氓序文同而義異大
司徒曰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十曰多昏注云荒凶
年也多昏不備禮而娶昏者多也是凶荒多昏之禮
也序意言古者有此禮故刺衛不為之而使男女失
時非謂以此詩為陳古也故經皆陳喪其妃耦不得
匹行思為
夫婦之禮

有狐綏綏在彼淇梁傳興也綏綏匹行貌石絕水曰梁

心之憂矣之子無裳傳之子無室家者在下曰裳所以

配衣也箋云之子是子也時婦人喪其妃耦寡而憂是

子無裳無為作裳者欲與為室家音義綏音雖無為疏

正義曰有狐綏綏然匹行在彼淇水之梁而得其所以
興今衛之男女皆喪妃耦不得匹行乃狐之不如故婦

人言心之憂矣是子無室家已思欲與之為室家裳之
配衣猶女之配男故假言之子無裳已欲與為作裳以

喻已欲與之為室家傳正義曰序云喪其妃耦而言故
知綏綏是匹行之貌之子無室家者以此稱婦人之辭

言之子無裳則謂男子為之子也故言之子無室家者
直指言無裳則因事見義以喻已當配夫故云裳所以

配衣二章傳曰帶所以申束衣則傳皆以衣喻夫以裳帶喻妻宜配之也故箋云是子無裳欲與為室家之道申說傳裳所以配衣之義

有狐綏綏在彼淇厲傳厲深可厲之旁心之憂矣之子

無帶傳帶所以申束衣音義

厲力滯反

有狐綏綏在彼淇側心之憂矣之子無服傳言無室家

若人無衣服

有狐三章章四句

序木瓜美齊桓公也衛國有狄人之敗出處于漕齊

桓公救而封之遺之車馬器服焉衛人思之欲厚報

之而作是詩也音義

瓜古花反遺唯季反下注同

疏

正義曰有狄之敗懿公時

也至戴公為宋桓公迎而立之出處於漕後即為齊公子無虧所救戴公卒文公立齊桓公又城楚丘以封之則戴也文也皆為齊所救而封之也下總言遺之車馬器服則二公皆為齊所遺左傳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以戌漕歸公乘馬祭服五稱牛羊豕雞狗皆三百與門材歸夫人魚軒重錦三十兩是遺戴公也外傳齊語曰衛人出廬於漕桓公城楚丘以封之其畜散而無育桓公與之繫馬三百是遺文公也繫馬繫於廐之馬言遺其善者也器服謂門材與祭服傳不言車文不備此不言羊豕雞狗舉其重者言欲厚報之則時實不能報也

心所欲耳經三章皆欲報之辭

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傳木瓜楸木也可食之木瓊

玉之美者琚佩玉名匪報也永以為好也箋云匪非也

我非敢以瓊琚為報木瓜之惠欲令齊長以為玩好結

已國之恩也音義

瓊求營反說文云赤玉也琚音居徐又音渠楸音茂字亦作茂爾雅云楸

木瓜也好呼疏正義曰以衛人得齊桓之大功思厚報

報反篇內同

疏

正義曰以衛人得齊桓之大功思厚報

以木瓜我則報之而不能乃假以瓊琚我猶非敢以此

瓊琚報齊之木瓜

欲令齊長以為玩好結我以恩情而

已況今國家敗滅出處於漕齊桓救而封我如此大功

如何以報之傳正義曰釋木云楸木

木以下木桃木李

皆可食之木則此木瓜亦美木可食故郭璞云實如小

爪酢可食是也以言瓊琚

琚是玉名則瓊非玉名故云

瓊玉之美者言瓊是玉之美名非玉名也聘義注云瑜玉之美者亦謂玉中有美處謂之瑜瑜非玉名也有女同車云佩玉瓊琚故知琚佩玉名此言琚佩玉名下傳云瓊瑶美石瓊玖玉名三者互也琚言珮玉名瑶玖亦珮玉名瑶言美石玖言玉名明此三者皆玉石雜也故丘中有麻傳云玖石次玉是玖非金玉也

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瑶傳瓊瑶美石匪報也永以為

好也音義

瑶音遙說文云美石

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傳瓊玖玉名匪報也永以為

好也傳孔子曰吾於木瓜見苞苴之禮行箋云以果實

相遺者必苞苴之尚書曰厥苞橘柚音義

玖音久字書云玉黑色苴

子餘反橘均栗疏傳正義曰孔叢云孔子讀詩自二南反柚餘救反至於小雅喟然歎曰吾於二南見周道之所成於柏舟見匹夫執志之不易於淇奧見學之可以為君子於考槃見遊世之士而無悶於世於木瓜見苞苴之禮行於緇衣見好賢之至是也傳於篇末乃言之者以孔叢所言總論一篇之事故篇終言之小弁之引孟子亦然箋正義曰箋解於木瓜所以得見苞苴之禮者凡以果實相遺者必苞苴之此投人以木瓜李必苞苴而往故見苞苴之禮行知果實必苞之者尚書曰厥苞橘柚橘柚在苞明果實皆苞之曲禮注云苞苴裹魚肉不言苞果實者注舉重而略之此苞之所通曲禮注云或以葦或以茅故既夕禮云葦苞二野有死麕白茅苞之是或葦或茅也

木瓜三章章四句

衛國十篇三十四章二百三句

毛詩注疏卷五

毛詩注疏卷五考證

衛風淇奥章綠竹傳綠王芻也竹篇竹也。○臣人龍按

綠齊魯韓三家及說文皆作菴竹韓詩作溝菴溝字
從艸是二物皆草也若綠竹則不宜以為草傳曰淇
奥菴籀淮南子曰淇衛之箭史記漢武下淇奥之竹
以為捷漢書寇恂伐淇奥之竹以為矢綠竹之為竹
箭明矣且詩以竹為興者取其內虛外剛清勁不染
若以為菴薄又何所取耶

碩人章譚公維私○

臣祖庚按

羅泌路史譚嬴姓國今

齊之歷城武德中曰譚州東南十里有故城一作鄆

又白虎通作覃

氓章于嗟女兮無與士耽○于韓詩外傳作吁耽爾雅作妣

河廣序箋襄公即位夫人思宋○臣祖庚按春秋傳宋

襄公即位在魯僖公九年衛戴公東渡河在魯閔公二年是宋襄公之立衛渡河已十年矣詩言河廣是

衛猶在河北也

伯兮章烏得諼草傳疏諼訓為忘非草名○臣光型按

諼萱草也一名鹿葱一名宜男一名忘憂草萱諼字
音同觀釋文本作萱說文作蕙又作諼則為草名無
疑嵇康養生論曰合歡蠲忿萱草忘憂孔疏以為非
草名恐未然

毛詩注疏卷五考證